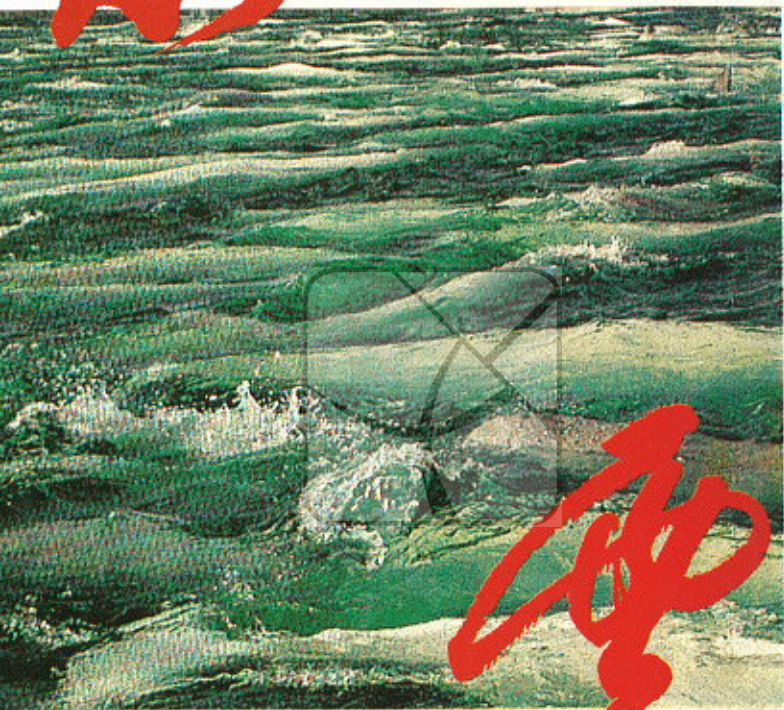


水



〈草葉集〉第四輯

拉讓盆地叢書：

7 6 5 4 3 2 1

- 春草集（舊詩詞合集）
草葉集（文學獎合集1）
草葉集（文學獎合集2）
洗耳集（雜文合集）
變蝶（藍波詩集）
花雨（文學獎合集3）
拉讓江·夢一般輕盈
（晨露·萬川·雁程新詩合集）

13 12 11 10 9 8

- 人類遊戲模擬（李笙詩集）
荒山月冷（黑岩小說集）
榨乾油汁的菸葉（薛嘉元小說集）
水雲（文學獎合集4）
舊體詩詞選集（編輯中）
哭鄉的圖騰（沈慶旺詩集）

拉讓盆地叢書 ⑪

水

- 一、水
二、水
三、水
四、水
五、水
六、水
七、水
八、水
九、水
- 一、水
二、水
三、水
四、水
五、水
六、水
七、水
八、水
九、水

水雲

第一輯 新詩

- 一、我蹲踞在那柱孤單挖空心思
放置明朝繁華的甕子
- 二、自悼的輓歌
- 三、森林之死
- 四、鄉間的泥土
- 五、情祭
- 六、芭蕉
- 七、我從山路走了回來
- 八、牠在浮躡上瀏覽一鎮的歡騰
- 九、月的故事

一風子	一
一風子	八
一田風	十二
一田風	十四
一志向	十六
一蔡羽	二十
一蔡羽	二十三
一藍波	二十六
一魚子	三十一

十、卡拉OK

十一、訊息

十一、訊息

十二、擇

十三、我愛靜中看樹

十四、道德之獸

十五、黃花老歌

十六、夜宿水屋

十七、一次橫渡的聯想

第二輯 散文

一、繁華走過似雲煙

二、鋒刃邊緣的冷笑

三、獸困

四、舊地重遊

五、細細長長遠夜雨

六、祖母的畫像

李笙

三十三

晨露

三十六

晨露

三十九

雁程

四十三

萬川

四十六

青銅

四十九

楊粟

五十二

桑木

五十四

拓

五十七

拓

六十七

逸蝶

七十五

晨露

七十七

金聖

八十一

金戈格

八十五

七、飄飄潮上的漂水花

— 藍波

八十九

第三輯 小說

一、心頭與豆豆

九十三

二、塞鳥之死

一一五

三、斤兩

— 藍波

一二九

四、歡迎來到瘋人院

— 林芳

一三九

五、走出一個下午

— 鑽石子

一五六

六、一場遊戲一場夢

— 駝峰

一六五

七、淚雨

— 火孩兒

一七一

〈水雲〉編後話

— 一八二

卷之二

第一輯

一

輯

我蹲踞在那柱孤

● 風子

我蹲踞在那柱孤
單頂端挖空心思
擱置明朝繁華的
甕中

終於我發覺
寂寞是

● 風子

掛在窗口上那層

薄薄的

月亮

誰想狩獵

誰想狩獵

就必須用時間的等待

輕輕

輕輕巧巧地

剝棄思念以外底那片

哀傷

寂寞才會有存在的

存在結構

啊

寂寞原是一首給祖先陰鬱面孔協奏的輓歌



民族的魂魄

是默默默默

挺身封鎖荒林

立於水邊對峙

在山巒在荒林的

一一森嚴寶貴的

柱與此而為柱

圖無處走而

騰長路遊

一燕掃塵埃

柱與此而騰荒野的

圖漸出

騰土似似

那樣孤單的

結構物



臺主書

從古早古早

疊生著苔菌

把傷痕結痂底斑爛掩飾成

沉重沉重的進化史

像土地的龜裂

漸漸地

漸漸地

把族群龜裂成

鄉野和都市的皺紋

在臉額上

深深地

以一朵刺青

薄薄地

永遠永遠漂浮在

沒有性沒有愛



荒蕪的被拋棄被遺忘
被赤裸了的

坎坎珂珂的山林

再說誰是一些些殘舊

土鍋陶片夢幻的解夢人

是誰因此而為祖先掘墳

是誰因此而讓歷史考古

是誰因此而激怒了沉默的魂魄

是誰是誰

是誰因此而讓荒野的孤魂

哀號

或許

當寧靜消失或許

當寧靜消失或許



當純樸湮滅或許

當原始絕跡或許

當山林消失或許

當鄉土已沒有鄉土

我們將是誰

誰將是我們

而冰冷的時代

像一隻都市的性感生物

總在引誘年壯的族人

交媾

之後

刺激成

沒有鄉愁沒有圖騰沒有刺青沒有開敞胸懷的

快感



我蹲踞在那柱孤單頂端挖空心思擱置明朝繁華的
甕中

眺望一條崎嶇回鄉的軌跡

期待恣蕩以后

背著蒼白荒漠歲月的子孫

歸來

即使把年青的軀體

典當在都市



枯守是風濤的水流
引生命的肌體去拓延
離口的魚

三千
自
尊
之
煉
燭

● 風子

自悼之輓歌

——身既死兮神似靈子
魂魄兮爲鬼雄——國殤

現代的風

是沒有情感的冷

妳們結紮的

只是裹著關係的多角粽子

嫵媚在人與人之間

而五月的一道魂

喪中

● 風子

孤軍在另一道魂之中

你們懂不懂

汨羅江底魂魄向天訴

在五月的心緒是哀泣而不是悲憤

憂傷和愁苦互相銜接

悵悵惚惚地

好像不曾分離過

我的君王啊

你給我以創傷的心

沉睡江底千百年

枯守這黑暗的水流

用生命的肌體去布施

饑口的魚蝦

二千多年的積怨

已化成萋萋水泡



拒絕粽子的施捨

春天和秋天

都走在水車上

草木也在時刻間

蒼老

我心裡的悒結

始終無法舒解

我的魂魄常常想回去

想看看京城的龍門

想在江畔行吟楚辭

想回到沒有粽子沒有菖蒲沒有賽龍舟的歲月

無論白天或黑夜

都不能忘懷

我若是水必流向大海



之輓歌

子

風子

我若是岩將攔在江畔

而我只是一道魂

凝固在汨羅江底

我迢迢千哩自古代到現代訴以浪花飛濺的

血

將幻化成

一首絕望的

輓

歌



森林之夜

● 田風

森林之死

● 田風

你縱橫半個世界
問起青蔥翠籠的森林
哽咽低泣告訴你
森林，已成爲史前遺物
它們早經不住文明工具游擊
一棵棵倒下 倒下

再倒下
死在輪胎交錯的笑語

至於多少春雨的滋長

而雙只豈一豎髮

豈若夢寐辨識蒼苔玉樹



一棟棟鋼骨水泥林莽
把嫩芽擠得愈高愈高
地上唯有一個遺失年代拓荒者
迎面一龐龐陌生的面孔

爭競時間的心跳
還有無形狀黑影魔
慢性吞噬肺腑中清鮮

沒有草香
沒有花鬱
沒有鳥嘍
沒有葉嘯
沒有林風

咳嗽躲入冷氣樊籠
呵！一株段鋸萬年青
被軟禁四方盆
僅成形懷念一部份
森林縮影



海間山歌士

鄉間的泥土

地頭上，金色禾浪辛苦逝去
年年代代

再沒有打穀聲迴盪

猖獗地，千里萬馬魔草兵

正繫著黑暗權勢的流蘇

擴展點點心酸澀苦于鄉土

哦！我的心孵化成遺忘歸巢的麻雀

在倔犟老農遙歌游流

或蘇醒我眷戀的交響

我不再是拓荒者的子孫呵

匍匐長大失去了開墾的韌性

更鍍上冷氣室里的雪白

草墩下，我親吻父老的遺風又解脫穿鞋的大腳

原踩著熹微晨光尋得鄉泥的顏色

我的筆桿是一把犁鏵

翻覆每一吋土地

喚醒每一顆種子

活了，是一行行黃金鑄成的詩疇

耕祭

情祭的泥土

清晨醒在一個雨簾下。

清明前夕。

我總是不明白清明何當雨淒淒？

年年如斯。

年年總要舉行一次——傷懷之祭。

堆土前，前世的魂出示一碑英名。

我怎樣哭喪汝的遠走？

在一個陳陋的飲食攤，那咖啡沖得太濃太苦，

● 志向

雨一直憂傷陽光的生病。

巷里的行人匆匆。

我走了出來，撐一把黑傘。

花店，今天祇售黃菊。

我挑了一束。

還不知道汝喜不喜歡人家送花，更以這種方式？

煙雨中，山仍躺著，而山中，我尋不著是汝曾經的姿采。

而家，那永遠相伴的世界：：：：：。

妳，由它青綠起來。

生活好嗎？

有沒有受傷？像我，就這麼把疼痛的心收藏起來？

仍喜歡我的詩我的歌我的沉默？

現在纔懂，生命里發生的事故太在意往往就促成很悲慟的記憶。

曾經相處好好，好好！

一生難有幾知己，我的迷信。

新就基的獨異，新香就是一位新真寶的耐讀，天賦賦，對給以怎計！

汝，我，知己知彼。

汝說話的認真，汝寄於我一份很真實的情誼，天知道，我倍以珍惜！
那年汝纔十八。十八年華。

汝就是出自淨池的蓮花，脫俗，清秀。

爲什麼，汝不抗拒命運？

抗拒生死離別？

一個深藍的夜，靜悄悄汝走了！

後來我的夢總夜半驚情。

怎樣彌補總是總是的缺口？

汝說！汝說呵！

趕一趕來時的路。

車廂的人都有一個終站。

我想汝的終站怎麼如斯快就到了？

車窗外的風景妳尚未徹底瀏覽過，就要無奈把句點放在生命後。

前座的男子抽著煙。

……

煙，迅速散開。

祭汝一次，會不會減輕我對汝的緬念？會不會很糟很糟的纏綿汝的美麗？
今年探汝我擇了清明前夕。



許一直是世辭緒的來者
我的詩稿的第一個字是于你眼形的遺酒

于星
扣戴
以你
每個詩人的遺思

● 祭匪

芭蕉

● 蔡羽

芭蕉妳其實並不美，說實在的
如果世界上的花都死在情人節
我也不會笨到將妳贈送給愛情
我也許會喜歡玫瑰多一點
那一天

我寧願送給愛情
以玫瑰的凋零

直到某天

我用手上傷疤里玫瑰刺的麻癢
輕輕地撫摸妳呵輕輕的讚美妳

妳是最美麗的植物，我說

玫瑰的外姿欺詐了我

一個世紀的糊塗

而妳，只以一份文靜的內涵

默默地給我一個時辰的冥思

所以今天我回來

是回來給你禮讚替妳謳歌的

妳一直是我詩感的來源

我的詩稿的第一個字始于妳扇形的灑酒

于是也學著諸葛孔明般

以你的清涼揮酒每個詩季的遐思

走了回來 ● 蔡樹

這些，玫瑰不能百合不行紫丁香也不會

芭蕉妳這是那麼卓爾不群，在雨夜

當流行歌曲油膩膩地使我嘔吐

妳就在被雨絲下瘦的夜里

獨自清唱成一支歌

我泡了杯清茶泡了瓶心情

和妳合唱今宵的氣氛

轉頭一看，愕然湧上來

那些自稱雍容華貴的花啊

怎麼都大傷風般

彎著腰打著大噴涕



從山路里走了回來 ● 蔡羽

楔子：

趕一程

山路回來之后

于是有了另一種

心情感觸的版本。

我延展一脈趕路的心情

從崎嶇的出發點回歸崎嶇的終結點



所有的路線彷彿注定了在彎彎曲曲的原理中
最懷古的長攤開來

長攤開來成彎彎曲曲的懷古習性

起步吧我們這就上路

所有山路的記憶從現在開始成立
年少的請做好一切最必要的準備

山路難免崎嶇但請別介懷

一切路程將作為往后歲月的承諾

從高低起伏的感覺探幽生命的懷想

想像我們就從生命的最初點

分析了生命固定的路向與路景

而后再緩緩適應早已熟悉的行走方式

從一路透蛇中走了回來

走了回來 ● 卷四

他在浮橋上瀏覽

一鎮的歡騰

寬么寬么寬么

空空

肅靜

起駕

香火嬾嬾煙皚皚

了回來

山嶺里留不去飯半碗的歡騰
對物意善緣單隨的心對味幾冬歸的轉悠

● 藍波

燻出一道萬人空巷
且讓各方壇主神卒

開路

爐主開顏一個聖杯
請出千秋誕主
巡遊

一座廟

鎮坐江畔歲月

看盡一江昔日流去清澈

展讀洶洶江水

濁黃的疾痛

且讓貪婪種因

去承擔毀滅的魁首

殃禍代代子孫的果



一尊神

依然眯目微笑

坐守一鎮平和

自漂渡開始

泰泰安然

三時以前

那場沉沉豪雨（如我所預料）

鉛重著

爐主一顆忐忑

「別擔心，滿街氤氳，

沒有天水，

何能洗滌。」

獸主關語一語雙科

關語雙科雙科

且聽各式獸主轉卒

廚出一盤萬人空巷

美



雨歇

萬縷溫溫夕陽

炯照暖暖喜悅

四時時分

花車裝璜著閃爍顏色

騰騰在鬢髮浪上

一條龍

一群魚

在人流中

左閃右閃

尋溯一扇可躍之門

人牆圍起的岸

狹窄成河

自廟口溢出

一線金銀



流過昔日「豬島」(註)

一尊金身

悠坐在飄浮轎舟上

逐流在悠揚悅耳潮樂中

巡視一鎮的繁華

不必回首

一團煙幕濛濛

殿後

29.3.92



註：俗稱Pulau Babi快艇碼頭沿河一帶。

后記：農曆三月廿九大伯公千秋誕遊街兩年一度的盛會是廟旁戲台的搭起，萬人空巷，萬頭鑽動，我是一尾魚，竄游在人流里。

月的故事

1. 兒時

月是一隻愛尾隨人的怪物

夜夜我走在大街上

小巷里

牠總是躡手躡足

跟我

攝取吾魂

然後吐出無骨的影子

● 魚子

雙雙追我

回家

2 · 兒時

懼月

懼它的無常

又圓又彎又滿又殘

長大後

我跟著月的步伐走

漸漸發覺

月不老

而我已肩負歲月的

蒼桑



卡拉OK

下班之後，脫下殘留著疲憊
僵硬的制服，離開那座巍巍矗立
禁錮了一整天的監獄
走，去萬事都OK的卡拉OK吧
那是我們最最自由的
迷宮，永遠沒有火藥味的王國
是的，在沒有憂傷權利的人生

● 李笙

走，去盡情高歌

在厭倦於被編派，被指定、被規律

在不容任何錯誤的制度下

故意走音出些差錯吧

表示我很自我、很倔強、很叛逆

我並沒有泯滅決定自己生活方式的

意志，尊嚴和快樂

我是主角，在卡拉OK機框前

我是英雄，在台下

紛紛仰望注視的瞳孔中

請容許我這樣的自慰

容許我的自大

我卑傲孤寂的心中啊，只需要

一個這樣的榮耀而虛構的世界

一次小小的越軌的生活

看你躲在陰暗的角落，夢囈地
唱著那首行方不明的時代曲

以無法承受這城市急速節奏的
低音，我彷彿聽到

一整個如肺葉般構築的世界
啊！塌陷失聲



謝世
蕭山
信息

● 吳靈

訊息

合掌佇立

焚燒思念

碑前

摘自山腳下

一朵紫色小花

帶著露珠

滴滴



● 晨露

遍山煙霧

炮聲

怎樣喧嘩的心情

清晨時分

亦總愛哭泣

沉沉

草色青青

跋

三百六十四個日子

等待

斬腰的天折

根扎

泥土下

滿山的



● 序



翠綠

可期待

當另一度人潮洶湧時

傳遞

某一種

訊息



翠綠

翠綠

擇

也可默守規矩

不越雷池

在...
...
...

...

...

...

...

...

...

...

...

...

...

...

...

...

...



●晨露

坦坦然

迎向

滾滾車輪

帶一種赴約的神秘心情

衆目睽睽

艷陽下

見證

一朵大紅花如斯淋漓的

綻放

終點

或早或晚

只是一句嘆息

輕輕



也可默守規矩

不越雷池

在緊急煞停后

冷漠的

觀看

窗內

模糊的影子

悒悒惚惚

吮吸

亮麗香車

噴吐的

黑煙

綠色養眼

需要

愛靜中看樹



● 雁投

等待

需要

執著的恒心

在矚昏之

前

晶瑩

曳曳

寒飄著連花如斯淅淅的

淅淅

對對對對

對對對對

當內成晚

強管一句嘆息

路對路

五梁悉然對試

不該雷此

世世無忘賦賦



我愛靜中看樹

●雁程

心靜才好看樹

看樹因風而立

爲了悟樹

如何屹立成巍峨

看葉子飄落

大地無言地接受它

坦坦然赤裸一季給天空



看樹根

如何盤結一網無報的愛

樹欲靜而風不止呢

其實樹靜不靜

並不因為風的緣故

樹非樹是樹非樹是樹……

也不因風而止

只在乎你看不看化

樹依然是樹

看樹

爲了心靜

心不靜

更應該看樹



愛靜中看樹

● 靜

看得清清明明

看得涼風徐徐而來

看樹

看得入神

看得相對兩不厭

我愛靜中看樹



道靜之燭

● 萬川



道德之獸

● 萬川

早餐桌上閱報

前晚電視劇「金三角快車」女主角

浴後右側微程的一點，竟刻意的

在第三版炸開

10cm X 10cm 標題黑字體16個與

180的嘩然584個

逼我公然耳聞

更應注意

書粉新風紛紛而來

書粉新風紛紛

他說，身為家長的他想息掉電視機

也來不及，……

我正襟危坐著

有時當局連西方禮貌上的暴露接吻鏡頭

都刪得無形無蹤，有時……

他感歎，繼以社會學者的口

吻道，有關裸露身體部份的影相

若配合學校性教育課程

出現在堂上

左就對則，另，當，別，論

你的老歌

他希望有關當局在處理電視台播映劇集裡的暴露鏡頭，應當更嚴謹。

體內豈敢隨時對峙

聽著，盎盎然

不覺到了上班時間

翻出封印書

翻去



換衣

裸出的性特徵

被鏡子窺到

「還不撇開！」

體內道德的獸愕然吼道

之獸



● 萬川



與五齋承坐著

也來不怨……

幽怨，長為寒風的所慰息戰慄將謝

黃花老歌

故事長了雪白的鬍子
清笑皺起兩道彎彎的魚尾紋
左枕透明的被褥
你的老歌
我清唱著

一口方方的窗外
圓圓的小黃花如雨落

●青銅

人卻比黃花痴肥

或許你來時

搖搖愛叮噓作響的電話

或將爲你點上一根純白的臘燭

再沏一壺濃濃的鐵觀音

候你靜臨

你無聲腳步

終於是踩在我的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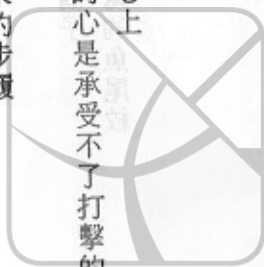
(輕些吧 老人的心是承受不了打擊的)

我輕數的

你踩踏著黃花而來的步履

屏住氣時

寒冷的你已將我奔流的生命凝結



就凝成明月黃花吧

好趕在另一口方方的窗外飄飄落

你的老歌

我清唱著



水窗水屋

● 謝東



夜宿水屋

獨木橋詭異的笑聲
戲弄我們戰戰兢兢的步伐
穿過叢林後的孤獨
多添一點點高音刺激

黃昏落在上弦月芽兒的眉梢
掀起野外水滿的沁涼
露台上撐竿垂釣

●楊粟

釣滿箕星光螢火

不經意的魚獲

回流——水性的故鄉

我們夜宿在水上屋

夜渡過寒意濃濃

霧幔湮茫

說一室囁語

話天涯明朝



一水對對由纏懸

●桑木



一次橫渡的聯想

●桑木

深夜來到砂拉越河，見到一盞小油燈，
置於舢舨船頭，橫渡而過……

一次的橫渡
在寂靜沙沙的水寒
以咿呀櫓聲
呻吟於船尾



不辭意即兼數
保高靈星火燈大

一次的橫渡

穿梭河的兩岸

載夜色濃濃

以苟延殘喘

唱一唱

歷史的哀歌

你會浮載

火焰燃燒的憤怒

在那刀頭舔血的日子

跌落河聲的頭顱

染沾香的詩與酒

干戈相對

滴滴流上

英雄血

令人感嘆的陳列

越鼓聲

當將袖袂飄揚



當你呻吟腐朽
被送進

「古董厝」*

可曾想及，歷史在回魂

考古時日正不遠

在那血染的風彩

歷史嚴顏

將譜上新的扇頁……

*指古晉博物院



黃渡的聯想

● 未完

水滸
第二輯

繁華過眼似雲煙

白茫茫，濃霧濛濛的清晨里，
煙燻燻，金碧輝映的晚霞中；……

當你駐足大伯公碼頭，流連忘返的停棧，雙目迷眩，沿岸停泊著數不盡的拖艇，長舟和短棹，穿梭如鯽，擠得無處插足。有那連舟貨輪，棧棧在那遼闊的江面上，呈羅紙布；……有人說，這三條江與那江匯流的三角州，縱使中國的黃河江源。

是的，如果你興致未減，更上一層樓，登臨觀音塔頂層，向下俯覽，層樓麗宇，一望無際，無暇風光，盡收眼底。再望江面上，迎面推來的滔滔江水，悠悠白雲，氣像萬千。那迷人的景色，我誠：更有岳陽樓的壯麗。

樓榭飛騰之下，臨風遐思之際，你有沒有范仲淹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或蘇東坡那「橫看成嶺側成峰，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生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的詩意。

繁華過眼似雲煙

你難免遺憾的

●拓



山水

白茫茫，濃霧瀾漫的清晨里，
燦爛爛，金碧輝映的晚霞中：

當你駐足大伯公碼頭，流連忘返的時候，舉目遠眺，沿岸停泊著數不盡的捷艇；長舟和短棹，穿梭如鯽，橫行無阻；還有那遠洋貨輪，縱橫在那遼闊的江面上，星羅棋布：。有人說：這個拉讓江與伊千江匯流的三角洲，很像中國的黃浦江頭。

是的，如果你興致未減，更上一層樓，登臨觀音塔頂層，向下俯覽，層樓屋宇，一望無際，無限風光，盡收眼底。再溯江而上，迎面推來的滔滔江水，悠悠白雲，氣像萬千。那迷人的景色，我說：更有岳陽樓的壯觀。

畫棟飛簷之下，臨風暇思之際，你有没有范仲淹那「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情懷？處於人心不古，世態炎涼的時代里，當你顧影自憐的時候，有無「憂讒畏譏，滿目蕭然」之慨！

水雲

身歷其境，美中不足的地方，便是此樓「家徒四壁」，空空如也。環顧周遭，呈現一片冷落，淒清，似乎少了一些什麼？也許是那一股濃郁、醇香的傳統文化氣息；也許是少了那騷人墨客的詩詞書畫的點綴！總之，落足此樓，有如一只失群的孤雁，有點茫然、失落感。

當你欣賞這宏偉、壯觀的景色之餘；在此風雲際會時刻，你可會想到：咱們的祖先——唐山阿伯，在那湮遠的年代，就離鄉背井，別妻棄子，正如詩云：「……：：：偶爾歸家尋弟妹，又須攜手上河梁：：：：：。」那番離情別緒的慘痛滋味！想當年，祖先們南來的意願，只是想：在那童話般美麗的傳說中，遍地黃金的南洋，撈得盤滿鉢滿之后，衣錦榮歸。一則，可以光宗耀祖；二則，過著豐衣足食，安享餘年。沒想到，多少絢爛的美夢，終於破碎了，從此，浪跡天涯，踏上不歸路。

他們身穿藍布唐衫，手提僅有的一「珍」財產，橫渡波濤澎湃的南中國海，赤足來到這塊舉目無親，滿眼荆棘的蠻荒，開始過著那艱辛的拓荒和種植生涯。腳下這塊立足地，正標誌著他們人生旅途上的另一里程碑。接著，唐山新客接踵而至，有如水銀般，向四面八方延伸，延伸。越過荒山野嶺，泛濫整個東馬各個

角落。「海水到處，有華人，海水……」。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一點也沒有誇張。

他們憑著一股堅強的毅力，不畏山嵐瘴氣，披荆斬棘，經過那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歲月，到如今，終於蔚成一股富庶、欣欣向榮的新氣象。繁衍子孫一代又一代，他們漸漸地卸下那古老的傳統包袱，抱著共存共榮，大公無私的精神，落地生根，誰敢說：我們不是這塊土地上土生土長的兒女？「生於斯，長於斯，死於斯」，是我們忠貞不二的信念。

你可知道，這座原已斑駁，脫落而如今已修葺得堂哉皇哉的百年古廟，在那蠻荒時代，就已經孤立江畔，經過多少日子的淒風苦雨，歷盡滄桑，現在不僅像巨人般依然屹立不動，香火越來越鼎盛。這象徵著什麼？它是不是拓荒先輩，那堅貞不移，刻苦耐勞的精神化身？

它曾經是最忠實的歷史見證者。

它閱歷過多少拓荒前輩的辛酸血淚史：傾聽著：多少日寇南侵，在鐵蹄蹂躪下，苦難同胞可歌可泣的生活悲歌；它會默默地惦記著：「大英殖民主義鞭撻下反殖民族英雄的呼號……」。時代的巨輪，此起彼落，在動盪不安的時代更迭潮

流中，迎接著苦難祖國的光榮誕生……

廟前，原有兩棵雙人合抱的大榕樹。高數丈，四季里綠蔭覆地。時過境遷，到如今，只剩下僅有的那麼一棵。在日新月異的發展中，苟延殘喘，不復往日那般茂盛、傲然。

模糊的記憶中，兒時的生活片斷，似乎還有蛛絲馬跡可尋。每當炎熱的午后，艷陽高照，這里便是販夫走卒，三教九流的聚散地。拉人力車的唐山阿伯，肩披紅巾，頭戴竹笠翹腳斜騎在人力車上，手提水煙斗，吞云吐霧，閒哉悠哉，安享片刻寧靜。

休息時刻，汗流浹背的碼頭工友，赤著膊腰纏紅布巾，或蹲或坐，或躺或臥，在濃蔭大榕樹下，在豆腐小攤前，他們高談闊論，從無關痛癢的家常瑣事，談到切身關係的土產行情；從「祖國」，八年抗戰，扯到國共合作和南北韓戰；從國事，闊論天下……

此情此景，儘管隨著無情的時光流逝，漸漸地成爲歷史上的一點痕跡，但這幅熟悉，而極富詩情畫意的動人場面，仍然歷歷在目。

大榕樹前面，是一塊可容納一千人的空地。因經年受到潮汐的侵蝕，河岸崩

潰，導致江面迫近廟門，相距竟在咫尺。

記得，小時候，逢年過節，尤其是大伯公誕，來自各路神壇，都在此舉行迎神集會。這塊空地上便搭起臨時戲台。來自星馬兩地的福建班：：：：：。上演著地方古劇。這酬神戲，據說：是演給大伯公看的；其實，真正飽受眼福的卻是一班市民與鄉親。

華燈初上，萬家燈火，戲台上鑼鼓喧天，驚天動地。遠近市民，暫時卸下生活擔子，放鬆腳步，拖男攜女，紛紛趕來。他們各自提著長凳、短凳，在台前，自近至遠，井然有序地排列下去，不須糾察人員，也不用勞動警伯，頃刻間，人潮如湧，把整個空地填得滿滿水洩不通。

如此，吵吵嚷嚷，鬧上三天三夜，方才興盡罷休。平日綠油油的一塊草坪，過後留下百孔千瘡。必須經過好一段日子，方能恢復舊觀。簡樸，安祥的生活，無形中增添不少情趣。

廟旁，那家喻戶曉，人人樂道的張宗羅碼頭與廟前的「福州人」碼頭，兩相對峙，涇渭分明，如今，前者成爲供人歇息，遊覽的公園；「福州人」碼頭，幾時不見了蹤影，更無人提起。曾幾何時，爲了防止河岸崩塌，這一帶沿岸便築起堤防；

水雲

建起浮箱碼頭，形成今日繁忙而又生氣蓬勃的水上交通樞紐。滄海桑田，人事瞬間變幻，令人不勝唏噓！

廟里曾經來過幾位說書人。不知何許人氏。每當金烏西墜，廟堂里，在那狹而窄的空間，擺上幾條長凳，前方一小桌上點著一兩盞煤油燈，江風吹拂，復明欲滅，暈黃，微弱的燈光底下，只見人頭鑽動，洗耳靜聽……。

說書人身著白背心，盤膝席地而坐，左手拿著兩瓣「梨花簡」。後來唸中學時，讀到劉鶚的明湖居聽書，才明白，那兩片小板，叫做「梨花簡」。只見「咯嚓」一聲，說書者便啓唇，接著口沫橫飛，講三國，說水滸……。說到緊張處，連連敲起梨花簡，全場雅雀無聲。大有明湖居聽書之慨。只是少了黑妞、白妞兩姐妹。後來，不曉得是否因聽眾膩了，收入欠佳，從此成爲絕唱。

廟的另一旁，是老街，當年整個詩巫，左右縱橫，遍佈著「亞答」屋。唯有老街這一排是鋼骨水泥店屋。一九二八年，經過一場空前大火的浩劫，在短短三個小時內，全市被夷爲焦土。過后相繼冒起的磚屋，始形成今日詩巫市的雛形。

這條古老短街，混雜各行各業；有布莊、藥行、當舖、雜貨店、匯兌莊、銀行、土產交易所……。穿梭其中，偶然抬頭仰望，還有那高掛的「懸壺濟世」，

「XX國醫」「鬼谷子，神機妙算」……等布條廣告，錯落其間，迎風招展。這一帶，過去是唐山新客的歇腳處，今日車水馬龍，熱鬧盛況至今未衰，可以說是地靈人傑。難怪當年港主黃乃裳先生，在這蜿蜒漫長三百五十公里的拉讓江流域沿岸，會看中這塊三角洲，作為墾場的立足點。真是有先見之明。

那時候，遠洋貨輪，抵達詩巫碼頭前，在「開叉港」一帶便鳴起汽笛，遠近皆可聞，藉此預報土產行情。一響，表示土產行情無起落；二響，帶來佳音，土產行情漲價。因此，散居在上下游兩岸的唐山新客，便漏夜整裝，準備第二天清早，運載土產上市交易，採購用品……這一帶，頓時成爲鬧區。熱烘烘，真鬧到午后，大家才興盡滿載而歸，一陣喧嚷過後，便呈現一片「冷落車馬稀」。

繞過舊保元藥行，便是銀行街和愛蓮街。這兩條街，算是第二古老的街道。愛蓮街舊稱三層樓，是最高的建築物。其間有兩間名聞遐邇。當時，有兩位名醫，也在此懸壺濟世，名噪一時。

提起鼎玉園茶室，那是一間具有特殊風格的建築物。興建此樓，曾引起一場風波。業主曾經與殖民政府對簿公堂，結果這場官司業主勝訴，一時傳爲佳話。據云：英殖民時代，百姓不准建「八角柱」的建築物，因「八角柱」建築物是「宮庭」

水雲

的象徵。殖民地主子雖蠻橫，但有時到底還有一點民主風度，這是東方人永遠望塵莫及的。

愛蓮街末端，是舊日發電廠，前方有一大草場，圍以一公尺高的竹籬笆，修剪得像一道平整的厚圍牆。許多官民集會都在此舉行。早期國共僑領也曾經在此舉行過重大慶典。龍爭虎斗，風光一時。諸如：雙十節，便有盛大的提燈遊行；抗戰籌賑會也在此展開。

記得，抗戰勝利前夕，慶祝雙十節時，更是萬人空巷，旌旗飄揚。國民黨僑領劉某，曾經登上三層樓，率領高喊：「中華民國萬歲！」街上的遊行隊伍，熱血沸騰，萬眾一心，狂呼：「萬歲，萬萬歲！」喊聲響澈雲霄。那股激情，歷久不衰。如今憶及，人事已非，此情此景，只堪緬懷。

馬克律這條再平凡不過的街道，曾印上我童年淡淡的足跡；也充滿著我兒時的歡樂。當你漫步，走過那一段「豬肉」攤前，你一定不會有異樣的感觸，但是，當你細細端詳那別具風格的簡陋建築物時，那碩果僅存的唐山阿伯，一定會指點迷津似地向你娓娓道來：那是三十年代的CASINO。繁華過眼，歲月塵封，如今極少有人舊事重提。那時候，這裡雖然還處在蠻荒野地，這個「不夜城」卻是合法的娛樂場。

所；是唐山新客工餘，徜徉、流連的地方。多少新客因豪賭而傾家蕩產，流落他方。對於夢寐以求的唐山老家，只好跣足引頸北望。「歸家遙遙無期」。

賭場附近，煙館林立，是吞云吐霧者的人間天堂。出賣勞力的人力車夫，駁力工友、遊手好閑者，平日一把鼻涕，一把淚，但一登「龍門」，便精神百倍，生龍活虎似地又重新投入生活的大洪流中去……

隨著老一輩先后作古，這些生活插曲，逐漸消聲匿跡。

樓外，江潮拍岸，寒風襲來，微冷。

在這枯寂、超塵絕俗境地，不禁使我又墜入另一個如夢似幻的境界。在那印像深刻的記憶中，滕王閣序，又在腦海里浮現……。「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鸞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云，朱簾暮捲西山雨。閑云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拓荒先輩今何在？檻外鷓鴣江空自流。」

此刻，我渾忘了，是處身岳陽樓抑或登臨滕王高閣，還是徘徊在那迷朦的黃浦江頭？……

拉讓江江水滔滔往前奔流，驀然回首，千山萬水總依舊，只是「朱顏改」。不禁驚嘆，往事如煙，人事滄桑，世局如棋局局新……：寧不教人觸景生情，感

已經記不起了。

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

但那一幕驚心動魄，令人

至今還是緊扣心弦，回憶起來仍

那是陽光普照大地的午后。

發生，但許許多多驚險萬分的

事，如今顯然已經只是虛有其名了。

阿九：……阿拓的爸爸被日本兵槍

阿九叔從街上回來，心神未定，

「在那裡？」

「什麼時候？」

「真的嗎？」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

鋒刃邊緣的冷笑

● 拓

已經記不起了。

那一年，那一月，那一日……

但那一幕驚心動魄，令人難以忘懷的場面，雖然經過了四十餘年的時光沖擊，至今還是緊扣心弦。回憶起來仍有餘悸。

那是陽光普照大地的午后。一切都顯得那麼平靜，安祥。似乎不該有什麼大事發生，但許許多多驚險萬分的事件，畢意還是頻頻出現。有「世外桃源」稱號的小鎮，如今顯然已經只是虛有其名了。

阿……阿拓的爸，被日本憲兵槍……槍決了。

阿九叔從街上回來，心神未定，上氣不接下氣，氣呼呼地吐露了這個壞消息。

「在那里？」

「什麼時候？」

「真的嗎？」

水雲

……

大家蜂擁而來，在大廳里，把阿九叔圍得密不通風，身首不見。只聽到，東一句，西一句，搶著追問究意。

「就……就在那紅柴橋頭。」

這些日子，一個生龍活虎，好端端的市民，早上出去，晚上是否能安然無恙地回窠，那是誰也預料不到的。

在鐵蹄蹂躪下的苦難歲月里，大家生活在大火坑邊緣，人命跟蟻螻無異。一有什麼風吹草動，便草木皆兵，風聲鶴唳。

起先，大家還想盡量設法不讓媽知道這噩耗，但這畢竟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怎能隱瞞得住呢？況且又有誰敢承擔隱瞞的責任呢？結果，這突如其來的消息，不脛而走，閃電般傳到媽的耳際。

那時候，二妹剛出世幾天，媽還在坐月。她聽到了這晴天霹靂的壞消息，好像觸了電似地，整個人酥軟下來……

一會兒，她神智不情地喃喃嚙語：

「我要去看一看，在那里……」

「不可能的吧！」

「阿九，你有没有看錯呀！」

阿九嫂凝望著阿九叔。

「沒有，我……我清清楚楚看到兩個日本兵和阿……阿拓的爸，

三……三個人站在街心。……一個用長劍插……插在阿……

……阿拓爸的腹部……描述那一幕情景。

阿九叔有點口吃，費盡九牛二虎之力，

「好，我跟你一道去吧！阿拓的媽。」

阿九嫂自告奮勇，扶著媽。

我牽著媽的手，我們三人便匆匆離開家門。

我那時還小，面對著所發生的事，似懂非懂，即不哭也不怕，但有點茫然。

我們蹣跚地走完那段長年失修，充滿陷阱的長橋，步入南蘭律大道。路上一片

淒清，遍地金黃，偶爾可以看到稀疏幾個人影，拖著疲憊的身軀，懶洋洋地似乎在

趕路。

這年頭，有什麼壞消息，一經傳開，頃刻間便吹遍整個「小福州」。大家聞風

水雲

喪膽，如臨大敵。路上，街上的人影即刻消聲匿跡。這時候，路上只有我們三人，拖著三條糾纏不清的黑影子，徐徐向前蠕動。

轉入美申路，從前好像不叫美申路。那是一段凸凹不平的黃土路。路中央長滿野草，左右二道泥濘小路，如果下一場大雨，便寸步難移。大熱天，刮起風來，塵土飛揚。

短距離的路程，這時候似乎變成漫漫的長途跋涉。

過了黃泥路，跨上紅柴橋頭，來到了海唇街。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偶而碰到的只有一兩隻野狗，伸長著舌頭，拉長黑影出沒街心。

橫越海唇街，我們方踏上五腳基，迎面映入眼簾的卻是那一幅瘦削，凌峻而慈祥的身影，呆呆坐在箱頭上。

「阿拓的爸呀！可嚇死阿拓的媽了，哎哎呀！阿彌陀佛，總算沒事了。」

阿九嫂，雙腳踩地，指手劃腳地驚叫起來。媽癡癡地站著，恍如隔世重逢。這時候，她悲喜交集，說不出一句話，只有潸潸淚下。

爸心神甫定，站起來，便帶我們回家。

雖然雨過天晴，經歷一場大風險，我們的步伐似乎還是跟來時一樣沉重。踩著

黑壓壓的縮影。整條路的重心似乎都落在我們四人身上。走著，走著，一路上默默無語。

甫抵家門，左鄰右舍，又蜂擁而至，你一句，我一句，追問不休。他們似乎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以疑惑的目光注視著死里逃生的爸，簡直是奇跡。

「阿拓的爸呀！沒事吧！」

「還好，總算逃過劫數，揀回這條老命。」

爸簡短答了一句，只是搖頭嘆息心頭上還壓著千頭萬緒。是喜是悲，無法傾吐

據說，那天中午，爸慣例回家吃午餐。飯後，又匆匆忙忙趕去上工。路經紅柴橋頭時，遠遠瞥見兩個日本憲兵出現海唇街。

想當年，在「紅膏藥」旗幟籠罩下，人心惶惶，誰也害怕與丘八碰面。碰上了，倘掉以輕心，總是凶多吉少。幸運的，則賞你二記耳光了事；倒霉的則拖回憲兵部，飽受拳打腳踢，甚至於灌水，活埋，……無端大禍臨頭，淪為下落不明。

水雲

語云：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

爸此刻心想：避之則吉。於是臨機一動，拐一個彎，向機工街前往。那時機工街還是一片荒蕪空地，沿林曼河都是高腳亞答屋。

說時遲，那時快，那二個憲兵早已瞧個正著，吹起哨笛，招手要爸過去。沒奈何，爸只好走向街心。向他們行個九十度鞠躬禮，以為就此可以過關。天曉得，只聽到「唻！」一聲，眼前閃過一道光芒，直射肚臍。爸是個機驚的人，即刻把肚臍縮進一點，誰知道，那鬼子更精靈，他似乎看出了爸耍的這一招，於是尖刀逼進一步，刺得更深。這可嚇得爸魂不附體，六神無主。只得聽天由命了。

在驕陽高照下，街心只剩下三個人，僵持了幾分鐘。吉人天相，遠方來了一個憲兵，好像認識爸的。因為在日治時期，爸時常出入憲兵部為日寇修剪邊副。他在那二個鬼子面前「噫哩，咕嚕」了一陣子。「啊啞」一聲，收了尖刀，賞了爸兩巴掌，才了結這場從天而降的橫禍。

待那三個傢伙的影子消失在紅柴橋頭的另一端時，爸才如夢初醒，走上五腳基，順手抓個箱頭坐下。久久不能言語：：：：：。

在這災荒小鎮上，自從日寇南侵后，也不能倖免槍林彈雨的洗禮。百孔千瘡，

滿目瘡痍，生活在水深火熱大動亂的赤道邊緣，生命朝不保夕。多少人流離失所，妻離子散，淪為孤兒寡婦，江水悠悠，水長流，兩岸山頭，平添無數冤魂泣鬼。

虎口餘生者，記憶猶新。單憑一句「歉疚」或竄改「侵略」為「出入」，就可以掩人耳目，一筆鈎銷那腥腥血債嗎？



獸困

水雲

久困石灰森林，獸的心靈是灰白中的斑點，在白中是灰，灰中是白，一路呻吟，無主。

其實都是一個處石灰森林，只是兩兩相異，遇見，誰能給自己怎樣的一個臺

臺理由，當一顆心在日子的神聖下，原來是屬於一路漂泊的。

宿命論嗎？夜空的墨黑依舊閃爍，心井的水來曾被汲起，所以無言

冷氣喘喘不休著，戶外陽光強烈的刺目帶來之前，獸的皮膚冷熱互交纏著，這

就是生活的註釋，獸嘶著人們，首飾和寶，斷了一個寂寞，在一個人的空間擺給

自己看，鏡垂是冷寂的陌生，暮色成洪流，悄悄傳遞感厚羽翼，易是中咒犧牲品，死於昏暗，獸成了石頭

獸困

●逸蝶



久困石灰森林，獸的心情是灰白中的斑點，在白中是灰，灰中是白，一路呻吟，無主。

其實都是一座座石灰森林的城，只是兩岸風景迥異。還能給自己怎樣的一個堂皇理由，當一顆心在日子的沖擊下，發覺原來是屬於一路漂泊的。

宿命論嗎？夜空的星族依舊閃爍，沉默如昔，心井的水未曾被汲起，所以無言。
冷氣喋喋不休著，戶外陽光猛烈的射出帶毒金箭，獸的皮膚冷熱互交織著，這就是生活的註釋，獸嚼著人們的言語和笑聲，嚼成一個寂寞，在一個人的空間攤給自己看，鏡里是冷寂的陌生。

暮色成洪流，悄悄游過厚厚窗簾，房是中咒犧牲品，死於昏暗，獸成了石頭的沉默，假閑著，不經意的昏沉掉入一個陷阱。

醒來，錯覺先前是由邊緣掉入井，以為已成永眠的信徒，獸無意識的笑了。

水

獸披著夜色，掠過詭異的眼光，聽著潮汐的秘密一波一波蕩開來，腳下是浸濕的寂情。

夜很貪吃的吞掉每一條街大白天嚴肅正經光熱，霓紅燈努力的找尋斷代的歷史，群燕亂舞，醉在唐朝。獸不知所措，許多陌生的腳步成整齊或紊亂都從身旁輾轉而去，獸游移不出這些似有似無的晃亂，無端端不安著。

月是如此不負責任的躲在那間四星級的酒店后。這是一座毒氣瀰漫的城，他們說。

獸已漸漸耽溺。星野的閃爍，木末的蒼涼，雨以無言。其言浩氣一塵一土，其言浩氣一塵一土，其言浩氣一塵一土。

人困于森林，燭心對景對白中的痕跡，亦白中景，亦白中景，一語一語。

年初一與二弟陪伴着爸媽到鄉下遊逛一番。

花草有情，綻放盈盈笑靨，二翼的果園里，串串藤匐，剛剛，垂懸樹梢，微風吹過，香氣撲鼻。還有那紫紅的山竹，鮮紅欲滴，這許多年來，始終是綻放在我心

上揮不去的蜜汁呵！——輕輕

呵，滑在嘴里，那一股香甜

走在似曾相識的洋灰小徑，依稀彷彿，一個短髮的小女孩，撫着

只花纏繞，月下迴盪那螢火點點，走著走，耳邊傳來相熟的鄉音與情呼喚，我邊

一步一步踩進童年的夢里！——第一聲輕輕，提一掛竹竿又進夢的魚去了。

——趁母親午睡，我們游過如魚，在抱讓江的懷抱中嬉戲笑吟，淹忘了昨日我離子

滿架之喧鬧！——而在豐收季節，我們都是起得最早的一群小鳥，滿園飛撲，沙沙

亦趨的跟着飛採果忙碌辛勞的父

啊！那一串串，那數不盡的

舊地重遊

的果子。

●晨露



山水

年初一與二弟陪伴著爸媽到鄉下遊逛一番。

花草有情，綻放盈盈笑靨。二舅舅的果園里，串串龍眼，朗剝，垂懸樹梢，微風吹過，香氣撲鼻。還有那紫紅山竹，鮮艷欲滴，這許多年來，始終是凝聚在我心上揮抹不去的蜜汁呵！輕輕一旋，紅唇半啓，露出雪白的花瓣，密密相依一箇圓。呵，滑在嘴里，那一股香甜，猶勝多少山珍海味。

走在似曾相識的洋灰小路上。依稀彷彿，一個短髮的小女孩，陽光下追逐著一只花蝴蝶，月下追逐那螢火點點；走著走著，耳邊傳來相熟的鄉音熱情呼喚，我遂一步一步踩進童年的夢里！——二弟掏著一罐蚯蚓，提一根竹竿又逃學釣魚去了；——趁母親午睡，我們游滑如魚，在拉讓江的懷抱中嬉戲笑哈，渾忘了昨日挨鞭子淘哭之羞痛！——而在豐收季節，我們都是起得最早的一群小鳥，滿園飛撲，亦步亦趨的跟著為採果忙碌辛勞的大人，撿拾著地上跌散的果子。

啊！那一串串，那數不盡的點點滴滴……

水雲

「就是這一間！」母親在咕喃著什麼呢？

「姐，你看！」二弟在叫喚我。

我定定神，發覺每個人都停駐了腳步，眼光依依的凝聚在一間白色木屋上。我
不由自主的也定睛細看，忽聞「撲」的一響，心扉是一顆爆裂的橡果，在胸膛中央
炸開來。

那是我們的家！承受我們兄弟姐妹七人的笑聲與淚影的老家！當年啦叭的噠的
噠吹，愛臉紅的大姐夫就在這裡迎娶嬌滴滴的大姐。幕天席地宴開數十桌，不醉無
歸！厨房里澈夜不熄的燄燄烈火映紅了每一張喜氣洋洋的臉龐，嘩哩叭啦的爆竹，
撒開了一地的小紅花！啊！何等熱鬧歡騰的時光呀！

可惜事遷境移，田園數畝，早已轉售他人。根扎無土，飄懸在鬧市的高樓中！
此刻任心中傷痛，那個「家」已非「家」了！一板一瓦，曾經擁有，如今早已失去
！再也聚守無緣。

我快快地把浮著淚影的目光移開。倉促間，猶見屋前那一株我最鍾愛的白柚樹
，翠綠茂盛，亭亭如傘。——那許多枕臥樹上，看書吟詩，看風逐云的時光，柚樹
可記得？

最愛在潔白柚花盛開時，夜夜濃濃馥馥馨香中，看滿天星斗。呵！逝去了，那天真浪漫的日子呵！依依回眸，禁不住滿腔熾熱激情；柚葉無風自舞，翩翩，若翠綠的一群蝴蝶。靈樹情深，可也知舊日主人歸來！

來去匆匆，趕百多哩的路，又兼短程水路。舊地遊，故鄉呵，山林衆樹依舊，人煙稀少。滾滾拉讓江，船來船去，淘盡無數青春。一個下午。探訪父輩。盡聽老人唏噓。有誰願意駐守大地，伴清風明月？年邁的嘆息聲中，遊子登音越走越遠，越走越遠……

我呢？我也是一個過客，點水蜻蜓，激不起大江的浪滔。在二舅舅家噏雞湯壽麵，面對滿窗風景，很是依戀。但聽二舅舅豪邁的笑聲傳來：「年一過，各有各的工作，這個家，就交給妳二舅媽呢。」二舅媽抿著無牙的嘴綻放一朵扁扁的微笑。我一側頭，只見廳上外祖父的遺相，雙目炯炯有神的正盯住我。江上一艘快艇呼騰而去，水浪翻滾，濺濕了我的雙眸。

細細長長這夜雨

● 五五

水雲

走在長長洋灰道上，雨來，雨來，細細的雨，長長的雨，細細長長，沾到手是
冷冰冰冷冰冰冷冰冰的雨。

啊，這夜雨。

沿邊是政府宿舍，暗暗點點中，這雨聲敲擊重現那遠逝那虛空那虛空。燈火處
有人家有溫暖，可我今晚，沒有。

洋灰道上積水斑斑，望著，望著，孤零零，像一面鏡子映著明芒，可今晚
這面鏡映出的也是一個孤寂人影，孤寂到夜雨，長長，細細。

雨，漸漸瀟瀟，不滅。

漸漸瀟瀟，潤透我心扉。

雨，從二百多

寬廣的街道，漸漸

這夜雨。

細細長長這夜雨

●金聖

走在長長洋灰道上，雨來，雨來，細細的雨，長長的雨，細細長長，沾到手是冷冰冰冷冰冰冷的雨。

啊，這夜雨。

沿途是政府宿舍。暗暗黝黝中有燈火通照幢幢重重這邊那邊這座那座。燈火處有人家有溫暖。可我今晚，沒有溫暖。

洋灰道上積水斑斑，漾著晶晶瑩瑩。昏暈綠黃，像一面鏡波漾著明芒。可今晚這面鏡映照的也是一個孤寂人影，孤寂似夜雨，長長，細細。雨，淅淅瀝瀝，不減。

濡濡濕濕，潤蝕我心房。

雨，從二百多公哩外上南蘭律住宅區降臨這里，那思念那懷緬那牽掛那尋尋覓覓淒淒清清，那淅淅瀝瀝濡濡濕濕的雨，今夜來得細長。

這夜雨。

水雲

擰一擰雨，抓不牢，啊，散了散了，是水花，是虛空，千點萬點，在心岸紛飛，在心海捲起千堆雪。嫋嫋另一方，她是否期盼我的歸期？今夜，非在巴山也非巴山夜雨時，然而，思念泛濫若黃河飛瀉千哩一發不能收，呀，不能收，這思念。行在雨中，我在這里，長長長洋灰道上。

這裡我行著感受不到溫情，我沒有，我撐起屋簷一柄黑色的圓，在其中只是寒寒的寒寒。雨箭射不到我，還是冷，雨狠狠地撻撻，撻在我沒有溫情的小圓圓上，我心更冷。大力一旋，水箭散射，只是它們可遼射得到我思念的另一半？我可愛的精靈，我的家？

啊，這夜雨。

剛剛還是昨日的夜雨年少的夜雨不更事的夜雨沌的夜雨，才去去來來來去去，夜雨就淋逝了我的青春我的自信我的三十五年少。

猶記少年聽雨淋雨抓雨捕雨，都是無牽無掛無憂無慮；樂樂；當年所想。

少年想聽雨淋雨抓雨捕雨一如年少，終究是時不予我流光不等，少了一樂字。放眼十一年的五大遷：東飄西泊古晉的夜雨詩巫的夜雨油城的夜雨山城的夜雨至云樓的夜雨，各個省份各個地方夜雨不同，滋味豈會一樣？今晚，雨是滄桑是淒楚是

淒憐是淒迷是淒淒慘慘之是載不動恁多愁思。

啊，這夜雨。

夜曲奏得更密更繁了，是詩經是楚辭是唐詩是宋詞是元曲是五四散文是傷離別
是淚始乾是清衫濕是大珠落玉盤是細細長長。

啊，這夜雨。



祖母的畫像

● 全文

水雲

祖母去世時才三十六歲。算起來也該有五十多年了。雖然我沒有看見過她，但她卻一直活在我的中心，難以忘記。

遠在五十年前，醫學還未發達，某夜祖母突發高燒，第二天臉頰上不知為何紅腫起來，慢慢地生出了膿瘡。後經祈禱難受，祖父甚百用剃刀片將大窟窿開以方便擠出膿汁。因為傷口太深，血也流出來了。也可能是在剃刀片未曾消毒過，祖母臉上的傷口繼續惡化下去。結果，祖母在痛苦中，於某日溘然撒手人寰。

祖母去世後只留下一張彩色的遺像。那張遺像一直被祖父和父母親當珍寶一樣收藏著，畢竟那是僅有再見到祖母的機會。遺像中的祖母很年青，而且很漂亮，是個典型的中國婦女。據母親說這幅遺像她畫相時，祖母時年方三十歲。遺像的顏色已有些褪色，但仍有幾黃色小花。

祖母的畫像

●金戈格

祖母去世時才三十六歲。算起來也該有五十多年了。雖然我沒有看見過她，但她卻一直活在我的中心，難以忘記。

遠在五十年前，醫學還未像今天這麼發達。某夜祖母突發高燒。第二天臉頰上不知為何紅腫起來，慢慢地生出了一粒大瘤，後來病得難受，祖父私自用剃刀片將大瘤剝開以方便擠出膿汁。因為缺乏醫藥照顧，也可能是剃刀片未曾消毒過，祖母臉上的傷口繼續惡化下去。結果家里的人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她懷帶著遺憾的心情棄世歸天。

祖母去世後只留下一張彩色的畫像。那張畫像一直被祖父和父母親當珍寶一樣收藏著，畢竟那是僅有再見到祖母的機會。家母是童養媳，一直由祖母親手帶大。畫像中的祖母很年青，而且很漂亮，是個典型的中國婦女。據母親說畫師替她畫相時，祖母時年方三十歲，所以只有在穿著方面稍為畫花了一點。畫相中的祖母將頭髮束在後面並插了一支髮簪。她身穿淺藍色布底印有淺黃色小花朵、站領布扣

水雲

的唐衫。看起來雍容莊重，給人一種慈祥賢淑的感覺。

我記得畫像中的祖母戴著一雙青色古玉耳環。母親說那時家中窮得快餓死，那雙古玉耳環是畫師特地加工上去的。祖母非常喜歡它，可惜就沒有福氣戴上它。所以我猜想她當時一定對此也感到有點失望和遺憾吧。

一九七〇年時我已經十二歲。祖父也已經去世四年。那時祖母的畫像已經有點泛黃褪色，看起來有點模糊，所以父母親商量好決定找人做兩張陶瓷相比較容易保留下來。而且那個時期鄉間一帶非常流行陶瓷相家家戶戶都將先人的照片改爲陶瓷相，所以也有生意人挨家挨戶的來招生意。

父母親一再的交待那個老板，祖母的畫相可是家中僅有的一張，囑咐那個老板千萬不要弄丟它。那個老板也保證絕對會小心不會有事。沒有想到我們卻遇上了老千，拿了相片收了訂金後人影也跟著失蹤了。害得父母親左等右盼的，還四處向人打听那個老板的下落。結果是石沉大海，徒勞而返，而且許多鄉民都是受害者。

那個時期父母親很傷心，一直不相信那個老板是老千一個。母親更是不甘心，每天早上傍晚一直對著門口大路上張望，嘴里不時的唸著。她說錢是小事，相片是小事，最起碼也該歸還相片。

轉眼一年兩年過去了，相片也始終不再出現。母親只好傷心的死了這條心。我們從此再也沒有機會見到祖母的慈容。所以現在掛在大廳堂上的只是祖母的名字。那寫在紅布上的金色就代著我們的祖母。

每逢家中祭祖或辦喜事時，只要看到那紅布金字的祖母，父母親就會提起傷心往事。甚至有時人家問起時，父母親也禁不住要嘖嘖兩句。所以這廿多年來祖母的畫像在我們心中是一個不能磨滅也無法忘懷的傷痕。我總是會不斷地想起祖母，雖然明知奇跡不會出現。

後記：家中兄弟姐妹共有八個。但只有三姐長得比較像祖母。父母親也會經託人畫像，可是沒人肯畫。因為畫師沒有見過祖母本人，所以單憑三姐的臉譜是無法畫出祖母當年的那種相貌與風範。到了今日，祖母的畫相只有烙印在我們的心中。而今我最難忘記的是那雙青色古玉耳環。

影影潮上的漂水花

● 藍波

水花

在漲潮的沼澤地，那平潤的水面，浮游著一隻隻鼓著外突金魚眼的似魚動物，其身上的細軟鱗片，閃閃在泥水上發光。周遭稍有騷擾，牠們就嘩嘩嘩嘩的在水面蜻蜓點水似的跳上岸邊紅樹林間或「亞答」叢中去。牠們像是彈出的漂水花，可以一連續的漂漂漂，漂得好遠。

在沙落泥潭的沼澤地上，牠們用腹肢爬行，時而扭轉，時而爬行，時而停頓，活像耍雜技的靈猴。這時，



故鄉是面向南中國海的小鎮，在一種微風的左岸，地很低窪，多沼澤。

童年住在橫街村第二巷。

從小路拐向入鎮的路口，右邊是一大片沼澤，靠近路邊綠的部份，早被市民

充做垃圾場，側邊

粼粼潮上的漂水花

● 藍波

五十年代的

的接觸，靠路邊，每年的

小鎮往往就缺少了

在漲潮的沼澤地，那平潮的水面，浮游著一隻隻鼓著外突金魚眼的似魚動物，其身上的細繖鱗片，閃閃在泥水上發光。周遭稍有騷擾，牠們就嘩啦啦的在水面蜻蜓點水似的跳到岸邊紅樹林間或「亞答」叢中去，牠們像是拋出的漂水花，可以一連續的漂漂漂，漂得好遠……。

在汐落泥濘的沼澤地上，牠們悠閒的用腹鳍滑行，時而扭轉，時而爬行，時而滾動，活像耍雜技的舞伎，是的，牠們是泥地上的舞者！這就是故鄉的彈塗魚！

故鄉是面向南中國海的小鎮，在一條赤褐河的左岸，地很低窪，多沼澤。

童年住在檳榔村第二巷，一條小路短短窄窄，卻消磨了幼年時光漫漫。

從小路拐向入鎮的路口，右邊是一大片的沼澤，靠近路邊緣的部份，早被市民充做垃圾場、倒進廢物、棄罐、渣雜等等，更有死雞，貓狗的死屍。

五十年代的童年，是沒有玩具的世界，尤其在這幾乎與外界間隔的小鎮，與外的接觸，單靠海路，每年的季候風和雨季，濤濤大浪切去航路，小鎮往往就缺少了

水

許多必需日用品！

我們村上幾個年齡相若的小孩，除了自己制造一些玩意外，如風箏、陀螺、彈弓子等等，更喜歡到那垃圾堆中去拾荒，大家都赤著腳板，也不怕被玻璃割傷、被鏽釘子插傷。每每走到垃圾和泥沼地的交界處，總見那突出雙眼的似魚非魚的，瞪瞪的彷彿在監視我們。故鄉的馬蘭諾人管叫牠們「姆滾」——MUKUN。

牠們在泥灘上爬行，我們用枯枝、空罐、石子丟去，牠們很敏捷的滑入各自的洞中，過了不久，又探出兩粒閃亮珠子，窺視洞外的動靜。有時牠們鼓起背脊上的鰭，如戰旗、幡幟，與那些獨螯蟹激戰，大概在爭霸地盤覓食！

頑皮如我們，有時拿了弓彈子去彈射牠們，可是被牠們輕巧的一彈一滑的避回洞中，並不容易被彈中；偶而有時來的「神射手」，盲目的彈中一隻，也樂得我們揮手歡呼狂叫！不過，牠們時常逃不過我們用細長青竹去橫掃，往往一竹在泥地面一掃，就把牠們擊中許多，我們檢拾起來當魚餌釣魚，但是始終都沒有一尾魚上鉤；原來「姆滾」身上滑溜溜的液體，有很重的腥味，魚都不想吃了！

其實，有一種體型肥壯的「姆滾」，味道還不錯。由於牠們不吃鉤，用弓彈又不容易打中，唯一的方法是：用竹片制成錐形體，一大一小；大的尾端紮死，小的

一個尾部鬆開，能容牠穿過；將它依形套入大的，做成一個魚籠。捕抓時，我們到泥灘上去找最大尾的一隻，看他逃入那個洞，然後把魚籠罩住洞口。雖然彈塗魚有幾個洞口供水流和空氣暢通，但出入的「正孔」只有一個！所以，當牠需得爬出洞外呼吸空氣時，不得不鑽入了魚籠而成了老饕的碟中物！

我喜歡看那些小隻的彈塗魚，悠哉閒哉的並排爬在紅樹根上休息，牠們與世無爭，就這麼活過了幾億年！我又歡喜看牠們在赤褐色平潮上，靈靈活活的漂著自個兒的水花，盪起碧碧粼粼浪紋無數，漪漪漾漾……

十五年未回鄉，多年后歸去，那片沼澤地早已被填高，建了圖書館，路的另一邊也建了電力局的辦公室；那些「姆滾」早已沒有蹤跡。

我有份失落與悵然！

童年的「姆滾」，已是沉落的水漂！

水漂

水

雲

第三輯

心頭與豆豆

● 吳若

「夾著隆隆聲，巨浪曲捲而至，從幾十丈高的巨擊力量，往下一擊砌開，洒得人一身濕。黃昏沙灘盡頭一男性塗以夕陽膚色在裸奔……。」

「早晨腦袋顯得昏沉。」

「豆豆，我又夢到你的叔叔……。」

「媽媽，別胡思亂想，待會兒我帶你去見醫生，順便驗你的血壓，上次醫生給你的安眠藥還有嗎？」

「唉……。」是一陣長嘆的無奈。

「廚房的錄音帶卻捲著杜德偉的歌聲。」

「求其一生一起能，你上路多麼美，而言愛誓長青不死……。」

「LOVE YOU……。」

「聖誕節前夕的一個夜晚，豆豆，未婚夫杰西從百貨公司出來，大包小包的，正從停車場退車不小心輕撞一酒醉老頭。老頭看似飲多還沉於醉夢中。」

「老伯，你沒事吧……。」杰西立刻下車

把老人扶起。車不小心撞斷一盞路燈。寺廟書院燈火通明。

「要不然我送你到醫院……。」未幾杰西與百寶公同出來，大廚小廚，五
「不要緊，沒事的，是我自己不小心。」老者惶惶爬起，還好只是跌了一跤，
只傷及外皮。……

在回家的路途，杰西一直感到那老者好似很面善，只是一時想不起。

想了幾天後，杰西提起那夜撞倒老頭的事才恍然大悟笑著對豆豆說：「我老是
感到那老頭面善原來他長得像你……。」

「別胡扯，世界上相像的人多的是我同事也說我像安妮公主。」
豆豆說者一笑，其實那夜看到杰西在扶著老頭的時候，第六感也在告訴她，他
們好似在那兒見過，面孔那麼熟悉，只是想不到杰西亦有相同的感受。

「豆豆想著，逐漸陷入迷惑的感受，也許在夢中，對啦，那迷迷糊糊的夢境，遮
上了一層白紗布的面孔……。」

「豆豆，你的報告打好了沒有，上面已催了幾次……。」她的同事在耳邊一
提，把她拉回地地答答打字聲的辦公室。假期之後，桌上又堆了大批文件，再也不

允許她胡思亂想……。

杰西一早趕到醫院採訪昨夜街頭暴斃老頭新聞，屍體早已推進殮屍間準備下葬，由於死者沒有親屬，警方聯絡不上有關人士，死者身上只搜到生前發黃登記照片。

杰西有點洩氣照也不瞧趕寫了簡要幾句，給編輯部發稿，隔天在報內版下邊刊出與痔瘡廣告擠在一塊，毫不起眼，因為死者只是一隻徘徊夜間的醉貓，只是死者李心頭，那炯炯有神眼力的遺照與新聞題好似風馬牛不相及。

雨，不斷地下著，陰暗雲層把沿海上空圍得灰沉。

明天又是清明節了，妻在廚房後段理著明天拜山祭品，只有一小塊豬肉、一隻白斬雞、米酒一小瓶。整個午後隨著清明時節來臨顯得寧靜，只有風吟，刮得沙里窗外，沙沙著響。

「別忘了，多燒些銀錢給心頭」張德關細聲地說著。幾乎連自己也沒聽到。妻表面沒什麼，其實哀傷在心里。早在幾天前她已到鎮上買得七七八八，而德關又死性不改到凌晨才回來。準是昨夜又到狗叔那兒喝酒、賭錢。

說也真的，這個漁村根本沒有什麼娛樂，過去幾個月還來了電影船，在鎮上大

水雲

家湊足幾塊錢，便可看一部李小龍華語片，一部英語牛仔片，自從有了電視錄像帶後，只要一家到埠外租借一片，大夥輪流看，電影船就自然被淘汰了。

德關一家子，雖然居於祖先遺留的破木屋，卻是準過個窮日子，自從妻嫁過來後，也就隨著受苦挨定了。

「別忘了，明天拜山祭墳，帶豆豆……」德關又自討沒趣在妻背後說，打斷了她的思路。

「知道了……」妻手里依舊忙著整理祭品無心地應著。

她心兒在嘀咕，那天死去爲什麼不是德關，偏是心頭，想到這里，眼眶不禁濕了起來，連手中摺著的銀紙也模糊起來。

那年李心頭，隻身到這漁村，看有散工可做，可是一呆，卻呆了一輩子，正苦於無地方住宿，巧遇在狗叔做雜工的德關。

「反正我家後的柴房没人住，租給你廿元一個月，可不包伙食……就這麼決定了。」

李心頭，取個怪名字，來自遠離漁村一百多公哩外大埠頭，有人謠傳他是避私仇，逃到這里，年紀輕廿出頭，是個性情開朗，滿身長得肌肉結實，手臂上印有刺

花青年，他一搬進德關柴房，只背一簡單包袱，德關一家子多了人，也算熱鬧許多。

由於德關性喜杯中物，偶而也與心頭乾兩杯，兩人話一多，也便投機起來，而心頭的人緣關係不錯，來了不久就在漁村跟大夥混熟了。不久，德關與他關係也似兄弟，況且心頭人也隨和，不像人所說的爛仔。德關心地忠厚老實，每次心頭隨漁船出海，作工回來手中總免不了魚蝦海鮮，每次交給小妹子總是那句話。

「嫂子，待晚上德關兄回家，煮了下酒：：：。」

小妹子嫁到德關家里來屈指一算，也足足三年，左鄰右舍，那些八卦的，每次碰頭總是喜哈打招呼，總之有意無意，往她肚前一瞧，在背後細聲的議論。

「小妹子，人長得標緻粉白，家務又做得整整齊齊，不知爲什麼上天那麼不公平，也不賜個胖娃娃給他抱抱。」

雖然市井八卦，卻多少抱以同情眼光。

「爲什麼不到市區給老君看看，現在醫學發達，只要一檢查，花點錢吃藥就行了。」

「你沒看前陣子張家媳婦就是到鎮上服了老君的藥，現在小孩都兩歲，也開始

叫爺娘了：：：。」

聽到這些刺耳的長言短語，小妹子不免臉孔上，一陣紅白，不知要往那兒攔，最後還是那句老話。

「德關哥說，我們家里窮，養不起小孩，現在不想要：：：。」說著也自感到臉紅耳赤，連頸項也跟著發燒。

「德關哥，鄰居二嫂子說，前村阿拓老婆又生了，說家里養不起這麼多個孩子，想送給人，我想不如我們：：：。」

「唉，人家阿拓老婆生孩子關我們什麼事，快到廚房把飯燒，待會兒我還要到鎮上去。」德關無心的應著，就一下子把話題打叉掉。

今天鎮上因端午節，提早收檔，德關也早些回來，而德關回來只顧著沖涼、吃飯後又到狗叔那兒跟那些豬朋狗友爛賭。只剩小妹子，獨守空房，對著煤油小燈痴凝視魚村夜色，除了陣陣海風低吟，就是那冷清寂寂。

小妹子是在明媒正娶過門，當初聞及德關人老實又忠厚、又勤力幹活，那還不錯，但人老實忠厚，勤力幹活又有什麼用，除了每月領取低微薪水外還不是一樣窮。

當初新婚嫁過，兩口子也算恩愛，只是德關爲了生計要早出晚歸，夜間歸來住宿外，家對他只是幢夜歸的客棧。

每晚期待丈夫在外回來，好想把整天悶於心中悶話，向枕邊人傾訴，只是德關那副缺乏溫柔德性，一上床也沒兩分鐘，便呼呼入睡，留下輾轉不睡的小妹子，唯有編織寂寞心事，訴向漫長的夜。

每當夫婦兩滅燈就寢，躺在床上一點溫存也沒有，熱忱剛一燒起就倏然的消失，真叫小妹失望，可是德關每次總是那句話。

「我今晚太疲倦了，不行呵……」

「唉！唉！完了、完了」，才這麼輕輕一接觸，對方立刻招架不住，立刻跑下床手握下體奔出房外。在這民風樸實思想封閉的漁村有誰知道小妹子的苦衷。若是硬來強求，又苦於女人的自尊，小妹子並非窯子里的姑娘。

每次聽到鄰居提起抱娃娃的事，先是還頂熱心，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人也顯得沉默煩燥，也不只一次妻在德關面前細心直言，要他到鎮上看醫生。

「唉！你看我那有空再說我身子還頂硬朗，看什麼醫生……」沒有知識的丈夫總是這麼的應著，不知是真不懂還是裝傻，還是爲了面子問題，那里顧得妻的

感受。

只是妻在長期忍著無名寂寞，遂漸消瘦，好似一朵枯萎的花。時間過得真快，風雨歲月又一年，只是夫妻倆在生活中也顯得不對勁似像是一對貼錯門神，先是嘔氣後顯得漸隔膜，話題也越來越少。德關依舊喝他的酒、賭他的錢幾時酒醉夜歸妻說了幾次，大吵後也懶得理，管他醉死在半路。

年初，家中來了房客，心頭，算是給家中添了一份熱鬧，因為心頭年輕力壯，除了日常隨漁船出海收買鮮魚外，若是風雨季節，風浪大，也就閒在家里，閒得無聊，他會幫小妹子劈柴，修屋、看那屋尾後的舊砂里碎片，在他細心整修下，雨季再也不漏水了。

說心頭，是德關房客，其實在和睦久居下，大家也像一家人親密。心頭每月房租照付區區廿元，也只能給小妹子多添點私房錢而心頭那心熱腸直，甜口直叫大哥、嫂子、不知的人還以為他們真的是一家人。

逐漸小妹子性格也恢復了開朗，而德關自小家中孤獨一人，心頭在他生活中出現，也真把他當著親弟弟了。而心頭往後與人交談也以我大哥、我嫂子，代替了昔日的稱呼。

有次心頭發高燒昏睡三天三夜，漁村沒有藥房，大妹子只好趕到鎮上買了幾貼中藥以土鍋燉燒給心頭喝。喝得心頭熱汗流濕滿身，呼呼入睡，爲了避免風吹衣濕傷寒，小妹子也顧不了男女之嫌，幫他解衣擦身，弄得自身也香汗淋漓，映入眼簾盡是肌肉結實的男性胴體美姿心中不免湧起一陣熾熱臉紅的感受，還好心頭在昏睡中，否則不知如何是好。

那年過節，心頭還從漁船上帶回不少鮮魚，他甚至還親自下廚大顯身手，引得一家人樂樂叫好。心頭在外工作的污衣底褲本是自洗曬乾，但有時出外也勞大嫂代收，有時嫂子在家閒空，也難免到心頭房里，把凌亂的臥室收拾乾淨，引起心頭一陣內心感激，自從那次病後，他心里就一直感激這個關懷又體貼的嫂子。

心頭家居外地，自父親氣死母親，自小他就在被欺凌的心靈下長大，大哥大嫂對他的心意，恢復了他對人性尊嚴的信心，也逐漸削弱他那倔強叛逆的性格，因此，村里人除了知道他的名字外，其他一無所知……

心頭在外替人收購魚蝦，收入也不錯，他也自動加卅元房租，算是他對德關家人的一點心意，不久之後，他也與幾個伙計合夥買艘舊漁船，從此再也不用替人出海收漁那麼辛苦，而德關依舊在雜貨店出賣勞力，喝酒賭錢。心頭有時看不過眼，本

想叫他過來與大夥一起工作，只是生性敦厚的德關，依舊離不開他工作已久的雜貨爛攤。

有晚德關睡到深夜感尿急，朦著迷糊小眼想出外小解，身邊一模，怎麼床上只有自己空蕩一人，以他習慣漆黑眼力，熟習家中周圍環境，就是黝黑不點燈也照樣看得一清二楚。

唉，夜已這麼深，難道妻子還在廚房忙著，他心中一震，根本不可能，是否發生了什麼意外，頓時整個人清醒起來，於是躡腳到漆黑廚房巡視一下，除了夜蟲蟋蟀鳴叫聲外，什麼也沒有，他本能地輕叫妻子的名字，但往前一瞧，租給心頭的那間柴房還有微弱的煤油燈光，門也半開，好似有人細聲在講話，傳來吃吃的笑聲。

待他走近房門一聽，卻是什麼也沒，有過了半陣子偶而隨風傳來女人的氣喘。夾於男人深沉的呼吸，借著微弱燈光，雖然瞧不清蚊帳內的綺麗風光，但那掉在床外地板熟習的拖鞋以及那震動卻跌吱咕著響的木床，門外的德關，第六感在告訴他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腦海忽然映著，潘金蓮的故事情節，那可憐的武大郎舉著刀在揮舞著，本能

氣憤地奔到廚房拿著菜刀想闖進去，大呼姦夫淫婦，他也聽過捉姦捉雙，捉姦於床的故事，隨著眼前一亂，妻子艾怨的眼神立刻呈於黝黑眼前。

「德關哥，鄰村那二嫂的孩子想給人，我……！」

「德關兄，你不如到鎮上醫生那里診斷，現在醫學已很發達，前村阿王自從吃了醫生特效藥，她嫂子早已懷孕，聽說不久就要坐月啦……。」

德關不是沒想後，上次村里馬來漁夫到了鎮上也買了幾根「東甲亞里」，德關也要了幾根，背著人在店後煮了一大碗，只是不見效依然垂頭喪氣。

「大哥，大嫂……」是心頭心直腸熱的招呼……什麼武大郎西門慶這些人物一晃晃在眼前閃耀而過。

德關整個人軟弱，像斗敗公雞，手中握著菜刀幾時掉於地板也不知，只知那天早晨，天沒亮，便匆匆到了鎮上。

「阿關，怎麼這這麼早，是否昨天睡不好，天氣熱還是跟老婆吵架……。」咖啡店老闆才攤開木板店門在打趣。

「別噲嘛，先跟我泡一杯濃濃啡烏。」

桌上不久擺了濃濃冒香的咖啡烏，德關無神地望著。

心頭也在凌晨四時走在德關之前隨漁船出海，留下寂靜的屋里，而小妹子心情似雨一洒花，花就紅，只是她一時卻忘了昨晚菜刀擱在那里。

德關一向把心事擱於深沉心坎的人，依舊與心頭碰面保持原有的君子風度，只是心中好似有個結久久不能解開，令他頹廢，只是每當子夜時床上空蕩，心情突失落的感受。

有天午后，趁心頭出外，屋里只有妻子一人。

「我想到鎮上看醫生：：：。」德關有點尷尬，吞吐地說著。妻以驚奇眼光瞪著丈夫，以女人的敏感，她也八成偷偷地猜到是怎麼回事。鎮上回來之後德關整個人幾乎跨了下來，他所擔心的事終於實現了經過了醫生的檢驗證明，他得了先天早洩。

「怎麼辦，真的沒有救了：：：。」他乞求地向醫生。

「不要緊慢慢來，還有希望不要緊張，最要緊對自己要有信心。」醫生同情地望著他。

過後，妻還到藥舖買了些中藥補品，「我看我們還是離婚吧：：：。」心地忠厚的德關終於向妻子攤牌。小妹子看丈夫一副頹喪心情深矛盾地告訴他。

「反正我們都生活將整十年，什麼苦沒受夠，若是要離婚我早就離了，你不怕全村人笑話嗎？若是離了婚還能在這裏呆下去嗎？」

究竟女人的想法比較長遠，在那風氣閉塞的漁村，若是發生這樣的案件，不轟動才怪！到時大家的面子不知要往那兒擱。

心頭呢？他是個聰明人，德關與嫂子的臉色表情，他也深知一二，只是對方不攤牌，他當然不表態若是搬出住，村里人總會捕風捉影，也有蛛絲馬蹟可尋，而每次與嫂子溫存後，他眼前總是閃著怒火，好似要把這對狗男女葬於火海。

「外面世界很大，我們不能偷偷摸摸過一輩子。」

他以試探的口氣。

「你不知、你的大哥雖然每次都酩酊大醉，在名份上總是我的丈夫，再說他人老實忠厚，在外受氣總悶在肚里，不吭一聲，若是我與你遠走高飛留下他一人怎麼辦？」

「總之，我們不能一錯再錯……」說著小妹子突然撲在心頭懷中，嗚咽起來

小妹子的古老想法，怎樣也擺脫不了德關，她依稀記得死去母親的話，將來你嫁給李德關，是李家的人，就是死去也是李家的鬼。

而德關對心頭的眞執熱忱，兄弟情誼，也使他心中矛盾異常，畢竟小弟給予嫂子正是他大哥所缺。

每當過節，德關總是對妻子說：「留碗雞湯給小弟喝，他在外頭風吹日晒辛苦……」也使小妹子怎麼心也橫不起。

兩個男人，一個女人表面沒有什麼，可是心情卻異常複雜地活著，德關依舊早出夜歸，家中只留下小妹子心頭。女人心胸多忌地盤算丈夫是否故意放她一馬，還是突來一個……，小妹搖著扇子對著冒煙跳躍著的火爐，痴痴地想。

年尾的季候風，不知如何這麼長，浪又大，由於漁民久不出海，鎮上生意也陷入困景，老板只坐於店門唉聲輕嘆，連德關忙碌生活節拍也受影響，無聊地拍著蒼蠅，只有街尾當店，卻熱鬧起來，總之出出進進都是愁苦嘴臉。店門也提早關閉，街道也顯得冷清，狗叔那里，由於大夥手頭沒有閒錢，也沒什麼興緻，誰還會挨得三更半夜。

德關也提早回家就寢，小妹子依舊半夜不見人，誰也難得理心頭尾房燈火亮不

亮，還是小妹子在厨房里還模黑地忙著。

今天，天氣卻出奇湛藍，風平浪靜，陽光普照，大夥心情一朗，都紛紛準備出海，昨夜心頭在雲層中看見北斗星，也就盼望，天再也不是淫雨陰天，而幾天以來閒在家中正感到無聊也跟大夥日出以前便出海了。

「總之，天公保佑，天晴也好讓我們過好日子：：：。」街頭見面總是這麼的呢喃，那建於旁的永安亭也香火鼎盛，早上小妹子把幾天的濕衣服搬到屋前空地晒後，也順便買些香燭，到廟上香，她心中不知爲什麼這幾天嘖嘖不安，總是念念不忘，保佑心頭出海順順利利，早出晚歸。

德關店里香燭銀紙也多賣一些，老闆也展出了多日不見的笑臉顏，德關也隨著忙得團團轉。

因爲今天是十五，拜神許願的好日子，家中不免多添小菜，小妹子路過德關店門，還吩咐他早點回家。

「忙得走不開：：：。」德關咧咧嘴笑應著妻子說「還是等心頭吧，說不定他今晚還帶了大魚回家。」說著連店里的常客也笑。小妹子心中一朗，也忽然感到眼前丈夫，其實也是蠻可愛。

水雲

誰知下午三點過後，天色突然轉變，黑雲挽在海上天空，緊緊不放，接著陣陣狂風捲來了急浪，濛雨也隨著傾盆而下，至到傍晚時分還沒有了斷。

小妹子早把晚飯煮好，痴望著窗外，雷聲隆隆，她心中七上八落地告訴剛冒著雨淋回家的丈夫「不知心頭的船到了沒有？」

這時德關才想及早上趕在黎明出海的心頭忙撐支破傘對妻說。

「我趕到碼頭看看：：：。」

誰知一到那里，擠滿了人，幾隻魚船散亂冒著風雨靠岸，碼頭充滿了人聲吵雜，一上一落，德關在人群中總是找不到心頭的「青春號」，拉著滿身淋濕剛回的馬末，他也搖頭攤開雙手。

「我們在海上操作的時候忽然感到海風停止，一片沉靜，接著便是天烏不對勁，大家只好收網把船駛回來，只有心頭的船卻往前行駛：：：。」

心頭幾天以來顯得沉默無言，別看平日他嘻嘻哈哈，內心卻充滿矛盾，德關待他親如兄弟，他背地里卻：：：，若是大哥能往他臉上一拳，也許會感到痛快些，心中內疚，使他煩悶不知如何是好。眼前呈現一片火海，在他眼眸中不斷湧向，那是他童年所看過「火葬」一幕男女主角相擁的電影鏡頭，當時年幼的他還不知道是怎

麼一回事。

今天看到天氣轉，正是出海逃避的時刻。

「怎麼這麼早，趕著去投胎……」咖啡攤的以開玩笑的口吻。

「說不定這是最後的一杯……」

說著大家一陣哄笑，心頭拍拍屁股，準備不還錢說「算是與我送行……」

「出海還講這麼不吉利的話」，不知誰插了一句。

當大夥看到天烏收網的時候，他卻任性直往前駛，迎來的是越來越大的巨浪。

十點過後，其他漁船也相繼回岸，風雨仍是舊繼續交加，德關廳中飯菜也冷了

。一連三天心頭的船隻都沒音訊。一待天晴轉好，德關便僱幾個馬來漁夫出海探個

究竟。留下家中小妹子著急的期待。傍晚德關所僱船隻回歸，小妹子跑到碼頭，結

果失望而歸，看來兇多吉少。

「也許風浪太大，心頭他們的船到別個漁村避浪。」明知是自圓其說，豈能安

撫妻子悲戚心情。夫妻倆經過這場打擊生活也逐漸失去陣腳，小妹子，每次經過心

頭房門，好似房內有人，她好似一直看到房內赤著上身朦朧大睡的心頭。夜晚後房

好似點了微弱好煤油燈，上前一看，卻都黝黑一片，不禁偷偷啜泣。

水雲

尤其在夜間，連發幾惡夢，心頭硬拉著她闖到外面的世界。外面世界其實迷濛一片，在迷失中，心頭跌入毫無盡頭的地道嚇得她大呼豪哭，醒來時熱汗染濕全身，心中直跳，瞧見身旁還不入睡的丈夫，直搖著她身子。

一星期後，前村傳來消息有一高度腐爛浮屍伏於沙灘，小妹子立刻趕上擠圍著人群，屍體幾乎早給海中魚蝦吃得全非，只有綁於腰間，小妹子熟習的褲帶，小妹子看之不禁暈了過去。過後德關草草買了棺木把心頭葬於後山墳場。

年尾，德關家中添了豆豆，小妹子總是細心照顧，無時不把她抱於懷中愛撫，她好似也把心頭墮海之事忘了。

「豆豆乖乖，明天是清明節，豆豆與媽媽上山拜叔叔……。」

「讓叔叔保佑豆豆，頭蓋硬，將來會讀書……。」

妻直抱女兒自語，瞧在德關眼里不禁一陣心酸。看著妻與女兒，德關突想及鄰居都在說：

「豆豆像爸爸……。」德關不禁撫著自己長滿胡須的腮子。

當心頭重新踏上這泥濘故土，已是廿年後變了樣的漁村，這裡有回教堂，民事中心，政府辦事處，昔日德關工作的雜貨店，經常光顧咖啡店早已不見影蹤，只有

岸邊那座古廟，顯得破舊，昔日的善男信女也不知往那兒去，他居住過那破爛房屋早已長滿荒草，問及村里人，他們都搖頭不知，最後尋及馬末的兒子，一位年輕力壯，皮膚黝黑的馬來漁夫，他回憶說：

「爸生前說，過去這里住過華人，老早搬到大州府做生意了，只有我們這些漁夫沒有錢走不開，依舊在這里過著捕魚清苦日子。」

「你知道德關一家人嗎？……」

「哦！你是說頭家阿關，BAGUS ORANG ITU，他早過世了。」心頭一震，隨著急問：「他的老婆呢？」

「你是說頭家娘，在頭家去世後早與女兒搬到別州府了。」馬來孩子還提及狗叔。

「老頭家人老回唐山，是頭家阿關把店頂下來。」

「帶我到頭家墳墓看看：……」
走不及廿分鍾，華人荒涼墓山已在望。

「喏！頭家關就葬在這里：……」
心頭跪下，深深一拜，跟著眼眶一濕，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

「大哥，我對不起你：：：。」

「這些年來不是我都不想來，只是那一場海上風暴，我死里逃生，命不該絕，我想是上天，給我一次再做人的機會，我也不再糊塗，也許我的離去對大家都好些。廿年來，我拼命工作賺錢，爲的只是忘卻過去的一切，也許今天是天意，促我前來，但我們人途相異，已在不同的世界：：：。」待我抬頭突見德關墓旁，另刻有自己名字的墓碑，不禁呆住了。

「哦！那是頭家的弟弟，他比頭家先走，那年船沉去後，我爸他們還出海找了幾天，最後我爸說他們在沙灘上找到他，還是認他腰間的褲帶。」

腰間的褲帶，心頭想及那次船靠岸無聊，他們一夥人在船上飲酒作樂，他一時興起，把那掛於腰間褲帶送給同船伙記本沒什麼，就在一個禮拜後他們的漁船便於海上出事。心頭掉在波浪中，找到浮漂，其他的人及船下落，也無法知道。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置身於印尼小港漁村，是一艘印尼漁船把他從大海死神懷中撈起，本是浪跡天涯，光棍一身的，誰知在那兒一呆日子一晃而過便是廿年。這次他在公海與新加坡船隻進行海中交易之後，由於機器出毛病而飄流到砂羅越水域，船待修也是十多天。這幾天令他想及日夜思念昔日住過的漁村，經過沿途詢問

，真是皇天不負，他終於找到昔日泥濘的故土，在廿年後的今天……。

當他眼睛觸及墓台的殘餘香燭祭品。

「頭家女兒，豆豆拜山留下……。」

「那他們人呢……。」

「當天就回了。聽說頭家女兒在政府部門工作，還是一個公務員。」

「哦！哦……。」心頭是否聽及馬未孩子的話，自己也不知，只是在陣陣風吟中，心中突然感到蒼老了許多，望著墳上寂寞的土堆。

「英仄，天快黑了，最後一班船就要開了。」馬未孩子在背後已不止一次地推著。

清晨，清道夫默默在清理昨夜街頭舞會留下渾濁，寒風迎面吹來，一張破舊隔日報紙，卻是那毫不起眼的新聞配以死者遺照，「醉貓昨夜暴斃街頭」那是心頭有生以來首次上報，也是最後的一次……。

室鳥已死

一九九二年四八日夜

「什麼聽不懂，聽不懂就不用講，省得煩死人……」孩子大聲嚷過之後，似乎有點感到懊悔。

「慢慢，慢慢你就習慣了，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說什麼，慢慢的……」老頭的心在哭泣，那一望無涯的火車站，人來人往都是藍眼睛，黃頭髮的洋人，就是華人也噪他娘的英語，多問兩句，卻挨二白眼，呸！什麼移民天堂。

當初孩子還算是熱心帶爸爸到公園坐，到超級市場買東西，後來，忙忙忙忙，日子像斷了線的針，老頭也顯得煩悶，再也不到CITY，不坐火車，也不去超級市場。心想，就是去了一百遍，CITY照舊是CITY，火車依然那樣行駛，超級市場去久也厭倦。

「爸，你最好別坐在門外……。」有天兒子回家當著父親面前有點不高興地說，老頭感到有點莫明其妙，怎麼了，我有空，拿條凳子坐在門外也是錯嗎？

「你不知道這里的洋人都沒有坐在門外的習慣，他們問我，那 OLD MAN每天

坐在門外，是否神經有問題？」

唉，又是洋人，連坐在門外的權力也被剝奪了。老頭有些氣餒，淚水由雙頰徐徐流下。

我好想在夏門街的那段時光。

「唉，阿伯吃飽飯沒有……」是那剛放工的鄰居小子，熱誠的呼喚。

「哎，亞金才回家，今天天氣真熱，叫你老母煮碗薏米水參冰糖給你喝，解解熱……」老頭搖著扇子，穿件舊黃背心，坐在屋外大聲地嚷著。

「哎，我老早就煮好了。」是阿肩嫂尖而銳的聲音在隔壁叫嚷。想起阿肩嫂，老頭總忘不了她那鵝蛋形的臉，永遠掛著一副熱誠真執的朗美。

「阿肩嫂，阿金也該成親了，幾時在我去世前跟你兒子做個媒。」「不好，不好。」「好是好就是現在年輕人要什麼自由戀愛，要自己挑那像我們那個時日……」

「說著喜喜哈哈迎面來了輛黑色汽車，捲起一陣煙塵。」「死鬼，駕車的沒有長眼睛，」不知誰在背後大聲的嚷著，引起一陣哄笑……

老頭的夢魔驚悸，粉碎夏門街煙彩一現的昨日，望著漆黑的房門，老頭好想用

力把門一開，便能找到昔日叫嚷的陋巷，在遠處他似乎聽到阿金，阿肩嫂，金印兄的喧鬧爭吵。

不過，自那天起，老頭便不坐在門外，把自己深鎖在屋內，讓冷清浸干四周灰牆，踱來踱去，不時不免往鏡子一照自問：「我是否瘋了：：：。」

在膠園的那段時日，本來是好好過，無奈自從後山響起炮聲之後，這裡的一切都改觀，那時候國清還在新芭唸中學，只是這段日子，顯得沉默，憂郁異常，老頭的心中，七上八下，好似大風暴就要橫掃這片葉落膠林土地，幾星期都不雨，連膠林小徑也呈龜裂，人們都在交頭接耳。

「好像我們這裏要亂了，你瞧昨天，船載一大伙古加兵，聽說帶頭還是紅毛小子：：：。」

「昨天巴剎還有人搶購米糧：：：。」

到了夜間，大家把窗戶關得緊密，如果沒有必要也提早吃飯，也少點燈，一切顯得特別寧靜，偶而遠處傳來幾聲犬吠。大夜鳥以它巨大的翅膀，彷彿提早把龐大的芭來蓋住。大家都感到呼吸異常困難。媽的，連晚上蚊虫也多起來了。

幾天見到國清，問他生病是嗎？什麼地方不舒服，都愛理不理，這小子：：：

幾天之後流言傳開，學校校舍住滿了身穿綠色陌生隊伍，這些人顯得特別忙碌，一大清早便拉隊入後山，過了好多天，才托著疲勞身子回來。

流言說，住在後山的李家媳婦在膠園被人拉去草叢，不止撕破了衣服，還大哭大鬧說不想活了。那天，老頭在渡輪就見到她家婆帶她到市區看私人醫生，婆媳倆坐在船尾沉默不言，同船的人也不敢多問，最後只在面前投了同情的眼光，在背後吱喳了幾句。笑亂世人。

李家媳婦人長得皙白可愛，倒也命苦，不止人勤勞，割膠又養豬膠價慘跌之後，那遠去木山的老公一年也難得回家幾趟，可真把她想死。

老頭想到這里眼前不禁呈現被撕爛衣褲，裸露雪白身子的掙扎與嘶喊。唉，真不要臉，這么年紀一大把，還不正經。

「假正經，假正經，做人何必假正經……」船頭舊老的播音機正看透了老頭心事，他那多皺紋的臉孔，也不禁泛起紅暈，熱呼呼的。

九月，這多事之秋的季节，一連串的宵禁，真是苦不堪言。而山芭一帶的人，走的走，逃的逃。也聽說有些遠離那兒也有逃至深山那里。而國清也就在那年頭無故失蹤。也不知爲什麼，這孩子不見影蹤，究竟到那里去尋找他。老伴哭得死去活

來。有人說在美里看到了他，引起老頭一線希望，因此倆老夫婦也借故到處走動，尋找孩子失去的影蹤。甚至到了拉叻，伊干等地，期待奇蹟發現。尤其是老伴，整個人幾乎跨了。而國賢又小，就索性搬到中華路，把江邊房屋以低廉價錢租給人，因為當時內陸住家爲了避亂都搬到江邊一帶，而江邊一帶也都遷移至芭利。

直到國賢九號畢業，申請赴澳留學時刻，還是母親病重，含淚中依依不捨送孩子到國外讀書，夫婦倆爲了怕孩子走他哥哥的老路，使父母受到了牽連，索性把山芭十一依甲膠園賣了。還把靠近中華路的排屋也脫手，搬到夏門街木屋。說是木屋清涼好住，其實變賣的錢都當了國賢在國外的留學費用。就這樣才過了多年，正是老伴臨終時刻，最後她放心不下卻是國清，那麼一走就是廿多年，怎麼一點音訊都沒有。

那次在那群身穿綠色人馬與山老鼠駁火的時刻，在晚間轟隆炮火聲與直升機直飛三天後，就有人在山芭學校長亭上置放了大批屍體，而好像其中也包括國清在內，老頭那敢去認屍，在那腐碎的驅體上，血肉模糊，就像前次，他們一家人與鄉民一樣被困在熱烘烘的房內，不論大人小孩哭成一團，他永遠也忘不了在那絕望的時刻，至到他死也不走上山芭的土地。

國賢唸的是藥劑，畢業後也順利在當地藥劑行工作，工資不俗，數次寫信給了老頭，要他來澳長住。信寫了多次，話也重復了多次，只是老頭在夏門街住慣了，這里也埋著他死去老伴的骨頭，還有失蹤多年的大兒子：：：。若說還在的話，已是四十出頭。

本來一個幸福家園，只是那不幸倒霉年代，使他失去家園，親人。他也試圖回唐山養老，只是那失去多年聯絡，一個年老眼盲的姐姐早已去世。那還有什麼親人，：：：到澳洲去，又不懂紅毛話，一想到那黃頭髮藍眼睛的族群，究竟不是我們同類，怎麼如此說走就走了。

二年過後，國賢從澳洲回來，帶了許多巧格力，糖果：：：，父子含淚相擁一團，國賢不忘典，還到母親墳上祭拜上香。

鄰居都在說：「亞興伯，你兒子都大學畢業找到工作，真是難得，什麼時候娶媳婦抱孫子，可別忘了我們，你老人家爲什麼不跟兒子到國外享福去：：：。」

「澳洲真是天堂，那里對老人還特別照顧，什麼事都不用你老人家操心：：：。」

真是世界上有這等便宜事，老頭自從唐山南來，全靠一雙手苦幹，從來就沒有

人這麼給他便宜過。連兒子也在旁慫恿說：「爸，你過去看看，住不慣再回來也不遲……。」

看到國賢誠懇模樣，老頭就心酸，就使人想起國清，要不是那倒霉的什麼，反對殖民地，爭取獨立，怎麼也不失去國清，失去老伴，眼前的國賢總之不能再失去了，老頭終於下了痛苦的抉擇。

「老伯，你到了澳洲別忘了我們這些窮巷的親人。」

左鄰右舍在得知老頭將隨兒子赴澳前夕，都依依不捨，老伯的心頭像粒大石子沉著，沉著。

眼淚雖沒流出，忍著淚水心情，也不是外人所明白，擁在大夥的熾熱，鐵鳥終於徐徐起飛，望著機艙外綠青炙熱的海浪，森林，在浮雲的飛翔下，逐漸遠離，遠離……。

「那些來自馬來西亞的華人，一點也不像中國人，皮膚又黑又難看，講的國語又是那麼噁心」。兩個坐在車廂對外面，看似來自中國大陸的女孩正操著京片子，在評論大街走過的馬來西亞留學生。

「唉，我們這里來的馬來西亞僑生，穿得那麼老土，不知從那個部落闖出來的

哀鬼，看了都激死人。」像是來自香港移民華人，在噪著半鹹不淡濃厚香港口音的英語，自以為的。

到了香港人的餐廳，不只食物貴還受到冷漠的對待，老頭與兒子到那里，「飲茶」一次就夠了，只有那些進入餐廳的洋人，還受到日本式作躬的歡迎。「THANK YOU, SIR, GOOD BYE, SIR, SEE YOU SOON.....」。

老頭與兒子付錢走出餐廳背後似乎感到冷冽一陣。

在這裡華人好似豆剖瓜分，後此在挑剔什麼的是否處處在討好膚色不同的族群，而擺了一副奴才相，呵想起好寂寞，還是家鄉的咖啡濃香，乾盤麵熱騰騰……。

最近，老頭的心情顯得孤寂不是找不到人講話，而實在無法與周圍的人溝通，左鄰右舍還好，大家客客氣氣，至多能跟他們說句：“GOOD MORNING”其他只有點頭擺手。

「其次在火車上，我試圖與我前面與我一樣頭髮蒼白的同類，我對他點頭微笑，他卻視而不見，我試找話題，他一句也沒搭上。接著上了一堆搭客，有位年老洋人坐在他身邊，他反而有禮讓位，顯得君子的高雅、風度、高貴而有教養似的。」

水雲

對面老頭卻在翻白眼，老頭自身感到透明，受盡欺凌。第一次，老頭感到有些氣憤，第二次，第三次遇著類似情形，反而感到害怕，周圍人群全消失，最好自己躺在火車座位上。

「這是蘇西，我爸爸……。」有天國賢帶了一膚色黝黑打扮入時的女孩到家里。第六感在告訴老頭，那是國賢的女朋友，也是老頭未來的兒媳婦。

大家彼此禮貌的點頭，過後老頭便冷漠坐在廚房椅上，靜瞧這對年輕人在傾談。

他什麼也沒聽進，因為他們講的是地道澳洲腔英語，偶而只叫到“OLD MAN, OLD MAN……”。先是家常便飯談著，後來似乎在爭執什麼，不時聽到那女孩的叫嚷，國賢臉色顯得青藍。

過了兩天，國賢回來飯也不吃便倒在房里倒頭大睡，老頭也以爲兒子在外工作受了氣，也不敢驚動。

只是默默，默默的等著一連過了一星期，好似要發生什麼似的。據老頭過去聽國賢說，愛妮，哦不蘇西是印尼移民，家里雖然是華人，但卻印尼化了。除了能說印尼語外，便是英語。

在老頭的心目中，那女孩並不顯得美，只是不知自己孩子看上她那一點。

「爸我下個月就要跟蘇西結婚，她嫌家里多一個人，不方便，我們商量結果，叫你搬到老人院：：：。」

老頭聽之，頓時感到呼吸停頓，靜沉沉，蒼白白，整個人跌落在椅子下。

「我們已跟你安排好了，下個禮拜你也不用收拾什麼，他們用車來載你。」

「我早就跟你說，我不適應，這里，秋天天氣又那麼冷，冬天更不用說，夏天沒有風又悶，蒼蠅又那麼多。」

「我想回去，你跟我買張機票，我走好了：：：。」

打從這年頭，老頭就這麼催促着兒子，老是重覆這句話，做孩子卻永遠那麼固執。

「慢慢你就適應了，我從前來還不是那麼樣子，叫人瞧不起，我努力讀書，考取學位，我現在還不是跟那些洋人平起平坐。」

「難道回去成了絕望，我好想夏門街的小屋，屋頂漏水叫人修理了沒有：：：。」老頭喃喃自語。

「你還是等一陣子吧，爸，現在我工作忙又走不開，等年尾放長假，有很多這

里讀書學生回鄉省親，我叫你與他們同行，也有個照應。」

年尾長假，留學生回家省親，這是老頭唯一的期待，但事情都過了一年多，現在蘇西又迫他兒子，把他趕到老人院。

哎，像那鄰居的洋人老頭子，上星期，不是被他孩子帶到老人院，那洋人除了一身子外，其他東西都不准帶，丟的丟，送人的送人，連他最愛的安樂椅也丟在家里，不准帶去。人老了，到老人院，是否在那里期待死亡的來臨。

想到這里，那夜等孩子深夜回來，老頭幾乎以聽不見的弱聲對國賢說。「我想回去，無論如何，你明天跟我買張機票，我會獨自回去，怎麼說我一個人爬也會爬到家：：：。」孩子的答覆是什麼？孩子的表情怎樣，他一時都忘了。

那夜，天氣很冷，寒風也吹得冷冽，老頭似乎睡得特別安祥。

只是孩子房里的燈，整晚開著，國賢那一夜都沒有好睡，夢魔好似整夜朦朧糾纏著他。

老頭卻迷糊地夢見來到赤熱山林家鄉，山明水秀，清寧一片，大家見了他都在嚷著老伯回來了，老伯回來了。在人群中還夾著國清與老伴的身影，那些被打死放在校亭的年輕人早已把自身血跡擦乾，在問長問短圍著他。

老伯你們破漏的夏門街屋頂，我們早跟你修好了……。

隔天，國賢雙眼通紅，好似留著淚痕，拖著疲倦身子，好不容易挨到十點才打電話給MAS OFFICE，總算給老頭子定了機位。

晚間八點多，國賢冒著寒風，趕回家抵達家門，怎麼幽黑一片，爸爸平時在這時候，不是扭開電視機，便是在厨房里，忙這忙那，今天這麼反常，連房門也沒開，里面漆黑一片。

「爸爸，爸爸……：：：你在家嗎？」國賢心中疑惑，在這寒冷的秋夜，爸不會一個人單獨出去。

待他把房里電燈開關一按，老頭還睡在床上，國賢把被子一掀，啊，他慘叫一聲。

老頭，幾時早已身體僵硬冰冷，瞪著雙眼，瞧在國賢眼里，像是充滿不可饒赦的眼神，無限無奈，無限不甘……。手上的機票早已掉在地板上！

窗外，冷冽秋風繼續蕭蕭瑟瑟在哀鳴！

從惡夢中驚醒，動盪中，他平躺正地板上；冰涼的背脊，隔著薄薄的睡衣，壓著有些寒意的褥席，冷的感覺從他龍尾骨末端竄行，雖有千萬隻蟻，蠕動每根指頭的神經，他的睡衣全部濕透了！

睜開眼，他接觸到的只是黑暗一片，他的雙手抱著本來墊在頭下的枕，壓在胸前，覺得有點像大石；右腳空空在左腳旁，雖然惡夢中被朦朧影子追赶時，他氣喘如牛，卻一點也邁不開腳步，氣喘吁吁，汗流浹背，他出了一身冷汗。

他把枕頭捧開，坐直起來，從窗外透進來的月光映照下，他看著睡在床上妻子微微隆起的肚；奇怪妻子懷孕，他竟沒有感到同樣的夢，那發不消面容的影子，黑漆漆的纏繞迷著，而每一次驚醒，他明瞭的時刻，他再也無從得知，對於妻再與懷孕，他覺得有點憐憫，他孩子出世後，兩人同床，對於他的家庭經濟能力，兩個孩子已是大理想了，如今第三個就將來臨，以他心



斤兩

●藍波

從惡夢中驚醒，黝黑中，他平躺在地板上；冰涼的脊背，隔著薄薄的睡衣，壓著有些寒意的籐蓆；冷的感覺從他龍尾骨末端蠕行，像有千萬隻蟻，蠕到每根指頭的神經。他的睡衣全都濕透了！

睜開眼，他接觸到的只是黑暗一片。他的雙手抱著本來墊在頭下的枕，壓在胸前，重得有點像大石！右腳交疊在左腳上，難怪在夢中被朦朧影子追赶時，他氣喘如牛，卻一點也邁不開腳步。就在那影子越來越逼近時，他一聲叫喊，就醒轉過來，出了一身冷汗。

他把枕頭摔開，坐直起來。從窗外透進來的微光影照下，他看著睡在床上妻子微微隆起的肚；奇怪妻子懷孕以來，他每晚都作著同樣的夢，那看不清面容的影子，黑濛濛的總追逐著；而每一次驚醒，都在黎明前的時刻，他再也無法入睡了。

對於妻再度懷孕，他覺得有點懊惱，當第二個孩子出世後，兩人就妥協節育，對於他的家庭經濟能力，兩個孩子已經太理想了；如今第三個就將來臨，以他C -

水雲

3 公務員的微薪，往後不知該如何支配。

窗布的黑幕上，時而有閃過的光影，外面馬路上已開始有車在行駛。他望著床邊檯上那圓形的三腳小鬧鐘，萍果青發光的時針，正指著凌晨五點。他挨近床沿，把下顎擱在床墊上，注視著跟著妻呼吸而有韻律起伏的胎腹。生命是多麼奧妙！他想，一個個奮力衝刺，一個個的坦然接受，就在那麼一觸，一條生命就醞釀而成！然而自己何不是在那麼一疏忽時「一發既中」呢？

他思及此，覺得好笑！

好不容易才把那位鑽石級男同事說服介紹女朋友給他，一個過慣吊兒郎噹的王老五；出乎預料外，兩人一見既通電，不上三個月的時間就宣佈結婚，連訂婚儀式都免掉！這檔婚事的成功，他這個媒人公算是最高興的了！那天的結婚宴上，他頻頻舉杯勝飲，酒菜還未到尾聲，他已酩酊大醉了。老婆只好充當司機，回家途中，車中，他意哦喚起唱起歌來，還毛手毛腳的摸妻子的大腿，又嘟著咀湊去吻她。妻子空出駕駛上的左手將他推開。

「不要命啦？我在駕車呢！看你醉成這樣，失態死人了！」

他卻嬉皮笑臉的斜靠車門邊，對著妻子笑色迷迷。

到家時，妻子剛泊好車了，他自己下了車，腳步踉蹌的走到門口，把整個身子擋著門；妻子從他平舉右臂下開了鎖，他一把將妻子摟住。「讓我抱妳進去，像今晚新郎抱新娘一樣！」

「瘋啦？你。」妻有點生氣，「這麼夜了還要鬧，你想把孩子和鄰居吵醒嗎？」

他撞跌著進了屋子，又撞跌的走到房內床邊，身子一鬆，就平跌在彈簧床上，被震得彈了幾彈。

妻子從沖涼房梳洗完畢出來，見他和衣倒在床上，一面替他脫衣袂鞋襪，一面嘮叨，他一點也聽不進耳；突然，只覺得底袂內，下體有涼涼的感覺，原來妻子拿了濕布與他抹身！他沉沉的睡竟頓時有些清醒了。模模糊糊的瞳孔，看見妻子那微胖卻仍有風韻的胴體，在薄薄睡衣的罩著下，依然性感，在他眼前幌動。他有些刺激，加上酒精還在血液中作祟，他興奮了！待得妻子在他身邊躺下，他來一個鴿子翻身，一壓就壓在妻子身上，狂吻著她的臉！粉頸、胸前、然後緊緊吸住她的咀，吸著舌頭。妻子奮力將他推開，卻被他纏得更緊，咀裡唧唧唔唔，最後才把他的臉推開，拼出一句：「套，套……」模模糊糊不清，原來咀又給他吻住了！他只覺

水雲

得自己是一隻很兇亢的獸，攔住了獵物，豈能輕易放棄。他覺得很亢奮，想起老友洞房花燭夜，不知綺妮風光多撩人！他像騎上了拉讓江上的捷艇，開足了引擎馬力，要衝出這點點星辰的黑夜，赴那河口一片湛藍綠色海上觀看江冬冬的日出美景。他只覺得站在捷艇的船頭，被黑夜里的風，吹得好舒暢！

中午，他高高興興的回家吃午飯，告訴妻老友的太太懷了孕。妻子卻黑著臉，指著自己的小腹，對他說：「你也懷孕啦！」

他先是一愕，一頭霧水，弄明白後，他從椅子子跳起來，差點都弄翻了飯桌上的菜餚。

「你說什麼？怎麼會呢？我們不是特別小心嗎？什麼時候的？」

「還不是你老友結婚那天晚上？叫你用套都不用，猴急得要死！現在好了，多一個人口，看你以後怎辦！」妻在埋怨。

「那天晚上我不是喝醉嗎？怎會……」

「醉？借酒逞兇才真！」

「唉……」

他深深了解妻子的話。在他只不過是一個C級公務員，扣除了一切稅務，

房子貸款等等，所剩的薪金，也只夠一家四口一個月的生活費。有時候整家人想著修一下出外吃一餐都要精打細算才行，如果家里有誰生病，醫藥費就得從家用扣下了！C級的薪金雖經過幾次的調整，到目前的每年加薪六十元，依然平衡不了物價節節高漲！一年加六十，還不夠一家一月的開支呢！

他目前住的排屋，還不是做工多年所存下的幾千塊錢，付了頭期的定金，其他的還是家里父母弟妹東湊湊西湊湊幫他還了政府房屋貸款的剩餘的部份。如果當年年少時他學人花天酒地，行到目前，豈能擁有片瓦遮身？

夜里，他打電話給母親告訴她消息，並希望母親能替妻子「坐月」；當然，他也對母親抱怨自己實在養不起多一個孩子！

「那里可以那麼說！養不起你弟妹們也可以替你養！這是天公的賜與，有些人想要生都生不出哪！人的一ance有多少斤兩都是上蒼早已秤好，你要求多，多給你的到最後也會失去！可沒有人要求少噢。就像你祖母，我跟你老爸結婚南來時，她老人家求神拜佛唸經，求個五男二女孫子，以後好團圓；偏偏就生了你們二男五女，上蒼好似在唱反調哪！這不是整定嗎？」母親嘮嘮叨叨在電話另一邊說個不停。「別操心，我要多一個孫子。到時我會過來「坐月」的！」母親掛了電，他卻楞楞的

；良久才把電話放下。

整夜，他都在回味著母親的話：一切仍命中注定？！如果不的話，那他與妻的結合，又算是那們子的事呢？

他年少時代，年青人都流行著交筆友的玩意，他辦公室里近身的同事，是一品的俊男，將相片寄給電影畫報中的徵友欄，刊出後就收到一大疊女孩子的來信，有的付上玉照，有的沒有。信來信往以後，同事開始約地點見面。那次聽說有位鄰鎮的筆友來赴約，還帶了父母！同事有點戰戰兢兢的，拉他一起去約會，相睇之下，同事嫌那女子清湯掛麵，土裏土氣；反而是他覺得她樸實文靜。過後交談下，同事索性把地址信件全交到他手上，讓他們去發展。

那時他已做了幾年工，所存的錢當然是辦不了多少酒席，他又是家中長子，所以一切費用都由父母承擔。婚後不久，他被調職，卻在工作崗位升上一級。他相信這是妻帶來的好運。隔年，兒子出世了，母親最高興，因為這是她的長孫。兩年後，女兒也來了，湊成一個「好」字。他夫妻倆商議兩個就夠了，大家彼此合作，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意外」！偏偏……想到這，他唉了幾聲才輾轉入眠。

朦朧中，他又見那黑影子，逐漸逐漸的向他逼近，他想邁開大步逃，腳根像被

釘死，移動一步都不能……。

妻已到臨盆期，母親從鄰埠到來，帶了許多吃的零食，還有各種玩具，這都是他平時捨不得買給孩子們的，當然並非不疼愛子女，而實在是騰不出多餘的錢來花。孩子們也乖巧，彷彿知道家裡的經濟狀況，都未曾有著多的要求，只是自己有時過意不去，省下煙錢買幾塊巧克力給孩子。當然，母親的到來是孩子最高興的時刻，因為他們知道祖母一到不用討就會買吃的，用的穿的，還有零用錢給他們。他也沒去阻此母親這麼寵孩子，因為他可從母親「付出」與孩子們「接受」的滿足上，得到欣慰與釋然。

自母親來後，他搬到孩子房里去打地舖，奇怪，他倒睡得很安穩，那黑影再也沒有入夢來！

妻被推進產房已差不多半句鐘了，他坐在長廊的長椅上，時間已是凌晨兩點，他擔心妻是不是已成了超齡母親而陷於難產狀態，他很心悸，一陣冷涼的感覺猶然從他心中散發到全身的神經。這靠近江畔的醫院，風正從河面拂拂吹過一排排的相思樹，周遭沉沉靜寂悄然。他坐著牆靠的頭很沉重……。

他又走在條漆黑的路上，前面遠處有微微的光線，在一團白光中心，浮動著一

小黑點，似乎正向著他的方向逐漸衝來；他一驚，想起又是那黑影，急而轉身便跑，奇怪，這次他竟跑得動，而且箭步如飛。可是那影子也沒落後，更彷彿就緊緊粘在他背後，音質沉沉的說：「不要走，等等我！」他奮步飛奔，那聲音轉而嫩幼。他只顧飛跑，突然看見自己的家，一衝進去就把門關上！那黑影已到了門外，聲音竟轉變為童音：「讓我進來：：：：：」他把背緊靠著門，卻聽到門外傳來嬰孩的哭聲，他遲疑了一陣，終於決定開門看個究竟，門階上他看見一個赤裸的男嬰，正手足舞動的在哭，他正伸手要將他抱起，手臂卻被人抓住：：：：：

「哎，先生，醒醒，你太太生了。」護士正搖幌著他，睜開眼，他不其然的說

：「一個男孩！」

「對，你太太生了個男的，沒有什麼事！」

「噢，噢，謝謝！」他猶似驚魂未定的應著，剛才夢中的黑影，難道就是：：

：：：：：

妻與孩子被安頓後，他走出醫院已是晨曦時分，卻碰見那同事，手撐飯格迎面而來。

「喂，老友，遇上你真好。我太太昨晚生了個男孩。真謝謝你這媒人，現在我

連兒子也有了！」滿臉得意。

「那裡，是你們有緣，而且他們本來就是屬於你的！」
同事楞楞，他已走出醫院的拱門。

拉讓江上的霧，漫漫迷向市鎮，今天該是陽光亮麗！



歡迎來到瘋人院

● 林芳

水雲

時間：1985年

人生真奇妙，這是我的常規羅莎說的。

他生于馬來西亞，完成學業后印在新聞社工作。她一向逞強好勝，想憑自己的實力在廣告界出入頭地。現在她的人會多了。這家跨國廣告公司決定派她到印度去學習電視節目制作的程序。

這是許多人求之不得的一個好機會。對她說：「你好好的跟那些印度人學，他們的電影產量佔全世界第一。富有的國家的人不願意再走入電影院的行列，他們不電影業仍熱衷於發展，使他們終于超越日本和美國，成爲今天拍片最



「但是在電視方面

「你的意思是

「我想既然公司要派人出去，爲什麼不派到美國日本或者香港台灣，既然一樣

歡迎來到瘋人院

有話直說。

●林芳

時間：1985年

人生真奇妙。這是我的堂姐麗莎說的。

她生于馬來西亞，完成學業后卻在新加坡工作。她一向逞強好勝，想憑自己的實力在廣告界出入頭地。現在她的機會來了。這家跨國廣告公司決定派她去印度去學習電視節目制作的程序。

這是許多人求之不得的一個好機會，她卻輕易的得到了。她的那個美國人總理對她說：「你好好的跟那些印度人學，他們拍的電影產量佔全世界第一。當別的國家的人不願意再走入電影院的時候，他們的電影業卻仍然蓬勃發展，使他們終于超越日本和美國，成爲今天拍片最多的一個國家。」

「但是在電視方面他們行不行啊？」麗莎的作風一向是有話直說。

「你的意思是：：：：：：：：」

「我想既然公司要派人出去，爲什麼不派到美國日本或者香港台灣，既然一樣

水雲

的花錢，爲什麼不花得更有價值？我的意思是說，印度拍片很多無疑是事實，但在技術上他們未必已經趕上或者超過剛才我說的那四個國家。」

「香港到目前爲止還是個殖民地，怎麼倒變成了個國家了呢？」總經理不高興地說：「你的地理知識怎麼這樣落后？」

「好，就算香港是個地區。我現在要爭論的是：：：：：。」

「你別說了。這件事我已作出決定，如果你不想去，我可以派別人去，比如威廉：：：：：。」

走出總經理室，麗莎不禁罵了一聲：「死紅毛鬼！」有機會出去走走，到底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不去？才怪呢！

在來到馬德拉斯之前，她不很了解印度是怎樣的一個國家，也不很了解。我我只是來學東西的。我學夠了想學的知識，一聲拜拜就回新加坡去了。」她是一個很自負的人，主辦當局爲她所作的生計安排遠在她要求的水準之下。不過轉念想想，這一切都是暫時性的，她也就釋然于懷。

她分配到的宿舍在二樓，那建築物倒是新的，而且她也不必跟別人同住。只是房間的面積很小，擺下一張人床，就剩下只可轉身的空間了。這使她馬上想起鳥籠

因為沒有冷氣，白天簡直呆不得。夜晚開了風扇，那死人風扇又老是發出嗚嗚的叫聲，令人心煩。管理員都是男人，她很怕讓他們走進她的房間，所以也沒叫人修理那風扇。

宿舍樓空有其表，不知是不是爲了節省經費，竟沒有個別的浴室。每天刷牙洗臉沖涼洗衣服都在公共浴室。廁所也在那兒。

浴室一間間的，有花洒，偏偏就沒有門。豪放的女住客拉上塑膠門帘，脫光了淋浴。麗莎可沒這個膽，明知道不會有男人闖進來，她也還是圍上了紗籠才放心。小時候在家鄉的河邊沖涼，女人都圍紗籠。

吃也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她不是沒吃過印度餐，在新加坡爲了搞好跟同事的關係，有時也請客，好幾次請人吃印度咖哩，自己嘗著也覺得挺夠刺激。但要她每一餐都吃辛辣的食物，只怕胃腸會頂不住。

宿舍離上課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遙，離市區卻遠了。聽說市區有華人餐館，但是天氣熱使她不想擠巴士，每吃一餐就乘的士往返，不但經濟上做不到，時間也不允許。

水雲

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她只好告訴自己，我不是來吃風的，何況來了還不到二十四小時，唯有「行一步，見一步」了。

第一天上課之前先辦登記手續。十幾位同學濟濟一堂，大多是印度人，男的穿西裝打領帶，女的穿「莎麗」，一個個談笑風生，對外國來的幾位同學視若無睹。除了麗莎來自新加坡之外，泰國和印尼各派了一位男士，最后一位同學一位越南女人，四十多歲，麗莎跟她談了幾句，很想問她是不是共產黨，但到底忍住。

登記手續其實可以在半小時內辦好，但麗莎領到的時間表卻印著登記時間由八點到十點。這下可好，剩下的一個半鐘頭沒事可做，只好喝茶吃蛋糕，這茶點倒是免費的。

十點過後，來了一位嬌小玲瓏的印度小姐，顯然是廣播中心的職員之一。她領著全體訓練生往第一攝影棚而去。

麗莎讀過主辦當局發下來的說明書，知道這裡有三個攝影棚，設備都是第一流的。攝影棚除了可供舉辦各類訓練課程之外，國家電視台也常派人前來租用，以便拍攝一些可供播出的節目。

課程主持人是一位禿頭雙目炯炯有神，年約五十歲的印度先生。也在控制室中

面對坐得舒舒服服的兩排訓練生，滿有信心地作自我介紹，「我叫華萊士。」

麗莎聽了差點笑出聲來，她公司里的那位總經理也叫華萊士，跟眼前的這位華萊士比起來，那是多麼不同的一個人。

華萊士用別開生面的手法給訓練生上了第一課。他說：「三個月之後，你們離開廣播中心，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的時候，你們將不會做任何事，而只制作電視節目。爲了讓你們對以后的工作有初步的認識，我現在就現身說法，親自示范表演，做一個節目出來。我的這個節目有名堂，大家請看手上的劇本。」

劇本只有薄薄的幾張紙，卻在封面上印了令人惊心動魄的美術字：《歡迎來到瘋人院》。麗莎透過玻璃望向攝影棚，那邊有三位攝影師已經各就各位，棚頂上用按紐控制的燈光也亮了，現場指導在做好最后一分鐘的準備，而端坐在燈光之下的除了一位老頭子之外，看不見有任何演員扮演瘋人。

「這太誇張了。」麗莎低聲對坐在旁邊的泰國同學說。

原來華萊士親自扮演節目制作人，按著劇本表演如何指揮拍攝工作的進行。有關工作人員在劇本的要求下，故意犯各種各樣的錯誤，使一個普通節目的拍攝一再受到阻礙而停下來。

水雲

麗莎越看越感興趣，她漸漸領會到節目的拍攝順利與否靠的是所有的工作人員通力合作，只要其中一個出了差錯，便會使大家前功盡棄。

「歡迎來到瘋人院」華萊士用心良苦，他在表演完了之後，還對他的學生們這麼說：「你們現在知道以後你們將會面對各種各樣的困難，我擔心有人會受不了，所以在你們正式接受訓練之前，先誠心的想勸你們，好好的考慮一下，看看要不要退出，免得以後在瘋人院里捱苦受罪。」

「幽默。」這是麗莎給他的評語，但她還是忍不住環顧左右，當然她沒看見有哪一位訓練生站起來，真的就退出控制室。

麗莎暗自給她的那位泰國同學取了個「暹羅鬥魚」的外號。他的原名是松汶。據他自己說，他是虔誠的佛教徒，但他一來馬德拉就破了色戒，頭一天晚上他就出入花街柳巷，第二天上課時又故意坐在麗莎的旁邊。

「楊小姐，下課後我們一起吃午餐好不好？我請客。」他趁講師還未出現，悄悄地問麗莎。

麗莎轉頭看他，覺得這個人粗眉大眼的，講的英語又帶著濃重的美國腔，當時就搖搖頭。「對不起，我不習慣跟男人一起吃飯。」

「那我們一起到外邊走走怎麼樣？宿舍熱得像火爐一樣，老是呆在里邊會生病的。」

「請你離開我遠一點，我又不是你的太太，沒有必要陪你上街。」

坐在另一邊的越南女人聽見她的話，不禁對她投以敬佩的眼光。

松汶登時羞得無地自容。他在曼谷讓女人服侍慣了。這回到印度，想在同學之間先撈點便宜，結果碰了釘子。恰好這個時候，講師推門而入，他即刻起身換了個位子，坐得離開麗莎遠遠的。

那講師踏上講台便開始講課。他的名字叫拉茲。麗莎記得有一首印度歌曲叫《拉茲之歌》開頭一句是「到處流浪。」怎麼講堂里跑進一個流浪漢來了呢？麗莎這麼想著，自己先就莞爾一笑。

那位拉茲先生倒是有料之人。他講解電視節目制作的過程，講得頭頭是道。只是他的英語中的印度腔十分明顯，聽久了，令人昏昏欲睡。「怎麼搞的？怎麼離開了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就聽不到純正的英語了呢？」麗莎的心中浮起這個問題。

但她馬上強迫自己集中精神，「我不是爲了學英語而來的。」

很快的拉茲先生從劇本講到燈光音響和道具，一直口若懸河。間中也讓訓練生發問。松汶不知道是不是有意炫耀自己，一馬當先就站起來，「老師，你所講的太過淺顯，都是我們早已知道的一些普通常識，請問能不能講一些比較先進複雜的？」

「我們？你就那麼有把握你一個人能代表全體？」講師一棍子打過來。

「活該！」麗莎心中叫好。她倒是喜歡拉茲那種自淺入深的講授法。

松汶坐下之後，講師神閒氣定的讓其他的訓練生提出問題。

一節課下來，麗莎的腦子里塞滿了術語。她跟同學們走出講堂朝放映室去。在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之內，他們看了幾套英國廣播公司專為訓練新人而制作的記錄片。每看完一套，講師便讓他們各抒己見。這回來自印度本土的同學學了乖，他們搶著發言，不再讓松汶有機會出風頭。

下午是實習時間。實習之前先分組，麗莎擔心她會跟討厭的松汶同在一組，拿到名單后才鬆一口氣。與她同組的都是印度人。他們的第一個作業很簡單，主要是在攝影棚中錄制一對一的訪談節目。這分明是很易的一件事，但做起來卻困難重重。

講師規定同組的訓練生輪流擔任演員、攝影師、現場指導和制作人。在進入攝影棚之前，先進行綵排，每個人必須把拍攝的程序算清楚。如果擔任制作人，那就更加要將控制室中使用的口訣緊記在心。

在講師的嚴密監視和嚴格要求之下，只見人人變得手忙腳亂，胡里胡塗，而牆上的時鐘卻一秒一秒的不斷溜走。五點一到，一切活動停止。檢討一下，麗莎覺得時間過得太快，雖然拍的只是五分鐘不到的一個短短的節目，所需要的工作時間幾乎是五分鐘的二十倍以上，怪不得拉茲先生說：「搞電視制作是很費精神的事，越是投入就越容易衰老。」

有人說：生活像一條長河。麗莎只覺得這些日子里，自己老是在湍急的河水中載浮載沉，想到岸上喘一口氣都沒有機會。

自從上次她拒絕了松汶的邀請之後，松汶見到她就擺出冷面孔。她想試探一下，故意找他攀談，見他高興得像拾到金子一樣，她又馬上打退堂鼓，使他恨得咬牙切齒。

她不是不想交朋友。既然將松汶視為俗物，那就跟印度同學打交道吧。她本來不喜歡印度同學的那種凡事爭先的作風。後來經過了解，終於體諒他們不能不拼的

苦衷。

這是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度。人的生命在惡劣的環境中隨時會變得毫無價值。走在街上，到處可以看見已經失去人的尊嚴的乞丐和窮人。翻開報紙，大字標題登的都是搶劫，殺人，毆鬥，示威，暴亂和諸如此類的社會新聞，有時還見到寡婦被逼著陪葬和新娘因嫁奩太少而活活被打死，足見人命賤如螻蟻。

那些印度同學有幸爭得一份高尚職業，爲了保住飯碗又怎麼能不全力以赴？跟他們比起來，自己這些日子所吃的苦頭又算得了什麼？麗莎既有這種想法，也就不再怨天怨地，「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不久她跟印度同學的關係也由生疏而變成熟絡。

每天仍是不停的上課，觀摩和實習。講師中有一位女的，她的名字很長，她自己將它縮短，讓大家叫她查耶夫人。她的皮膚黝黑而無光澤，使麗莎想起在大芭菜市場見過的一位賣菜的華族老太婆。她從不使用化粧品，衣著也並不光鮮，永遠給人邋邋的壞印象。

上她的課的時候，每個人都得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她的脾氣浮躁，說話尖酸刻薄，批評別人的錯誤時毫不留情。麗莎最不能容忍的是在回答問題的時候，她老是

像個催命鬼似的，不停的催促。在同學之中，麗莎的反應是比較快的一個，連她都受不了，其他的人就更不必說了。

這位講師給的是戶外作業。每一組分配到一架輕便的戶外攝影機，各自在廣播中心的場地內選擇一個適合的地點，以拍外景的方式拍一個小故事。

故事很簡單：有一個男人在街上走著的時候，忽然看見地上有個錢包，拾起來打開一看，里邊空空如也，但錢包還很新，便將它放進衣袋。然後他走向停在路邊的汽車，只見其中一個車輪炸了胎，恨得他對那車輪踢了一腳，四顧無人，只好自己動手，取出工具和后備車胎，將輪子換了。

這個作業要求組員們分工合作。在討論分鏡頭劇本的時候，麗莎毫不自制的說出自己的意見，也沒注意到其他組員都對他刮目相看。在分派工作的時候，她居然衆望所爲，被選爲導演，使她好不高興。

後來她才知道，原來那是個陷阱。在正式拍攝的過程中，組員們表面上都很積極，實際上卻故意在一些關鍵上做手脚。結果拍下來的那十幾個鏡頭竟然連接不下去。就連錢包也被人中途換掉，出現在中鏡里的錢包本來是黑色的，到了拍大特寫的時候卻變成了紅色的。還有換輪胎所用的起重器原本在左邊，拍過之后有人提議

水雲

休息喝茶，就在那一段時間里，不知那個傢伙偷偷的將起重器移向右邊。

在講評的時候，麗莎那一組的作品被講師評得體無完整。麗莎知道自己一時疏忽，中了別人的暗算，只好默默忍受。

「這是一個教訓」，講師痛心疾首地說，「作爲一個導演，一切都要親力親爲，決不可以輕易相信別人。哪怕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有時也會因爲妒忌而陷害你。楊小姐，你鋒芒畢露，所以才會引起同組的人不滿。」

真是一針見血。麗莎轉頭看那些與她同組的人，那些人臉上都帶著奸笑，竟沒有一個爲這件事感到抱歉。

講評繼續下去。在拍外景的時候，他們用的是長槍型的錄音器。當看到那錄音器出現在鏡頭里，而且還很不雅觀的左擺右晃時，大家忍不住哈哈大笑。

這是不可原諒的錯誤。麗莎心知肚明，這次是攝影師和錄音師串謀出賣她。她認了，決定在下回重拍的時候不再強出頭，老實一點就做錄音師吧，導演的寶座讓給別人算了。

但那笑聲突如其來，連講師也制止不了。有一位同學惡作劇地將錄影帶轉回去，重新放一次，這雖然是第二次，大家看了仍笑個不停，最后連麗莎自己也笑得連

眼淚都掉下來。

在三位講師當中，令訓練生最感到親切，同時也是最後登場的一位，是年輕人。他叫安東尼，看來還不到三十歲。

他長得很英俊，臉上永遠是那一副對一切都漠不在乎的表情。從他所穿的皮夾克和皮靴看去，他像個花花公子。起初，大家看他老是吊兒郎當的，都以為他不過濫竽充數，決不會是什麼好角色。可是在上過他的幾堂課之後，大家才發現，原來他博學多才，而且講課的時候極為認真。

他給訓練生的壓力最小，他常常說：「如果有人覺得心煩，大可以躲在宿舍里睡覺，三天不來上課也沒關係。我崇尚自由，最不喜歡強迫別人做他不喜歡做的事。對我來說，一切的條規和戒律都是多餘的，完全可以當作糞土看待。」不聽話的麗莎突發奇想，「要是我嫁給這種人，高興的時候就為他煮飯洗衣，不高興的時候就三天不跟他見面，那該多好。」

輪到安東尼講課的時候，他們那為期三個月的課程也差不多接近尾聲了。在結束學業之前，他們還有一個最后的任務，那就是每一組制作一個大型的節目，題材任由組員們決定，歌舞也好，戲劇也好，不然就拍個專題記錄片也可以。

經過一番熱烈的討論，麗莎那一組打算拍的題目是〈環境污染〉。安東尼取笑他們，說將來出外景的時候，一個個會忙得像猴子一樣。他還說：「你們何必跟自己過不去？明知道你們的作品不會有正式公映的一天，干嘛不弄一個簡單一點的呢？譬如請幾位歌星，每人唱一首歌，就在攝影棚里拍，連綵排的時間在內，三天就可以起貨。」

不知道他是在故意激他們，還是真的不想看到他們太過辛苦。他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一定要拿出一部夠得上水準的作品來，似乎不這樣做，他們就對不起自己。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他們分頭工作搜集資料，勤踏外景場地，找人商借交通工具，安排休息和住宿的地方等等。

本來他們可以到圖書館里借一些舊片，從中複製所需要的鏡頭，這樣就可以減少出外景的次數。但他們不想辜負自己的創作能力，一開始就決定每一個片斷都必須是組員們親自拍攝回來的，否則就不准使用。

廣播中心將他們的財政預算壓得很低，這一點他們也不計較。每個人都全心全意的投入工作中，他們的口號是「爲了滿足自己」。渴了餓了，便自己掏腰包買水

喝，買一包包的咖哩飯，一個個蹲在樹下也吃得津津有味，有時甚至只啃面包也當作一餐。

在這里，麗莎第一次真正的體會到跟一群人為一個共同的目標奮鬥的樂趣。他們常常為某一件事而爭執，有時還爭得很激烈，只是在得出結論之後，他們很快就和好如初，重新攜手工作了。

麗莎感覺到這才是真正的生活，真正的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一切都是爲了整體，誰也不許自私自利。跟衆人在一起，她學會了容忍和推讓。她不再患得患失，斤斤計較。她變得很看得開。

他們第一天出外景回來，幾個人擠在小小的剪輯室里看當天的成績。不看還好，一看之下，個個都呆住了，這是怎麼搞的？辛辛苦苦拍回來的鏡頭全都不能用，不是焦距沒有對准，畫面上一片模糊，就是搖鏡的時候「搖」得厲害。大家七咀八舌的叫了起來：「這個攝影師應該切腹自殺以向大家謝罪！」「我告訴他不要用搖鏡，我們經驗不足，搖起來未必好看，他偏不聽。」「換了他。」「換了他！」

由于麗莎是錄音師，工作最輕鬆，大家便推選她負責剪輯。這又是一項新的挑戰。幸好廣播中心最近購置了電子化的新式剪輯機，在安東尼的指導之下，麗莎很

快就學上了手。

她滿懷自信，不但將剪輯工作做得盡善盡美，後來還自告奮勇，連旁述和配樂也包下來。誰也没想到，她竟成了為他們的杰作付出最多心血的人。

她懷著愉快的心情回到新加坡。行李中多了一大疊的講義和數以百計的照片。她將好好的珍惜那些照片，那是她在印度三個月生活的真實記錄，其中甜酸苦辣，樣樣俱全。

同時她也帶回來一張結業證書。她在華萊士的辦公室中將證書遞過去，華萊士看過之後滿懷歉意的對她說：「楊小姐，很對不起，最近公司改了政策，不打算自己拍廣告片，現在外邊有很多小公司，我們要拍什麼，隨時可以包給他們去拍，如果拍出來的成績不好，我們可以讓他們重拍。」

麗莎只覺得被人澆了一盆冷水，連背脊都冷透了。這是什麼鬼話？這分明是在作弄人嘛！死紅毛鬼，當我是好欺負的，還是怎麼著？看他一臉奸笑，就知道他不是好東西。這時，麗莎恨不得沖過去撕破他的臉。但這裏到底是辦公室，她只能生氣地罵一聲：「狗屎！」然後站起來，頭也不回的往外走。

蘇文揮着自己的鬚鬚，覺得渾身發燙，僵硬的腳氣就躁了起來。她站起身，對子一抽，把圍在桌角邊的懸着墜了下去，在白得發亮的瓷磚上塗上一抹黏糊糊的紅

早上才拖過的地板呢！蘇文揮的臉紅得發紫，再狠狠的抽了一張紙巾，把那抹紅擦試去，決定放棄了替自己一點點地洗滌。她想起子一那裏一能說子一裏的女人，聽不出什麼秘密，

蘇文真有的有點不甘心。

蘇文，我把桌子都收拾了！——蘇文傳出子一讓子的聲音。

蘇文急匆匆的跑進廚房，廚桌上光禿禿的沒有一點兒雜物，兩個人的咖啡杯子和盤子都倒掛在杯架上滴水。

蘇文，我會收拾的，——蘇文傳出子一讓子的聲音。

你今天在這房還久不了點，——蘇文傳出子一讓子的聲音。

好啦，我不算的！——蘇文傳出子一讓子的聲音。

走出一個下午

● 鑽石子

夫替他拉好領帶。志穎比她高了許多，每次一站近丈夫，靜文總覺得很安全實在，但是她今天卻覺得有點飄飄浮浮、定不下來。下午帶我去看醫生，好嗎？我覺得頭昏。」靜文說。她一向怕一個人去陌生的地方，小時候靜文患了感冒什麼的，她都不去醫院。那時候有家庭醫生，溫柔的說：「小姐不要怕，我不打針的，吃藥就好……」。

丈夫的手在她額頭上撫擦了一會，她覺得他的掌心熱烘烘的，不由閉上了眼睛。「沒什麼的，現在流行感冒，」志穎說。「下午我帶你去看看醫生。」

等靜文張開眼，她的丈夫已經走出廚房。她湊近廚房門邊，喊：「學生的簿子在你桌上，下午不要忘了早點回來！」

「我不會忘啦！」

靜文總是很早就起身，志穎說她要 and 公雞鬥早。其實這一帶排屋那有人養雞，只是靜文的鬧鐘永遠撥著四時四十五分。

也許志穎一直都不曉得，不是鬧鐘喚醒她（她醒得比鬧鐘還早），是志穎媽媽的一句話。「娶了個千金小姐。別以為是福氣，還不是娶了個日上三竿還賴在床上的女人！」這句話當然是背著兒子和新媳婦說的。已經三年了，靜文覺得這句話比

鬧鐘的聒噪聲還刺耳。

她的家清潔溜溜得過份，隔壁的小孩跑過來還在客廳的地板滑了一跤，再隔壁的太太跑過來說靜文家的廁所比玫瑰花還香。致玫瑰花在靜文以前的家里是到處都插上十幾朵的，不過現在對志穎和靜文來說是好希的奢侈品。

兩個人的家按理是沒太多家務的，所以靜文平時到了早上十點十一點，就找不到事做，志穎要下午一點多才回來。以前靜文是趁這檔空時間胡思亂想，近一陣子，她卻只是空空白白的發呆。志穎教完書回來，兩個人用過午飯後，靜文就忙著收早上晾出去的衣服、洗下午換下來的衣服、再晾晚上讓它滴乾的衣服，然後才準備晚飯。到了晚上，靜文空下來，輪到志穎忙著批改作業、預備功課、他還忙著寫書，是數學參考書。靜文只好看電視，看呀看的就越來越早一個人上床睡覺。一天過了等於沒過。

今天靜文做了檸檬雞，可是她覺得累，所以沒有把檸檬切絲，只是切片，而且她的手發著抖，檸檬片切得歪歪的，厚得像麵包。然後她就開始等丈夫回家。

志穎抱著一大堆文件和簿子回家的時候，聽到鬧鐘神經質的一陣陣響。踏進廳里，他一眼看見靜文手里捏著一向放在房里的鬧鐘，四時四十五分是靜文的習慣。

今天不要煮飯了，我中午買飯回來，你要吃什麼？」

「你要吃什麼？」志穎第一次帶她上街時間。她想起自己一向常去的海鮮樓，貴賓房的鮑魚，她差點脫口而出。

「隨你。」

結果志穎帶她去吃包子。巷子裏的食攤，擺著的是木腳會搖的長凳，桌面油膩得像永遠抹不乾淨，可是在那氤氳的熱氣中志穎的眼睛使她微笑著說：「包子很好吃。」

「我想吃包子。」

「包子？買包子不順路啊，不如買雞飯好嗎？」

志穎只請了半天假，急匆匆的帶著學生作業回學校去了。家里靜了下來，靜文覺得全家彷彿只剩下她和那堆藥。她不想賴在床上，蹣跚的走進浴室拖出水桶。桶里只有志穎一件襯衫，靜文撈出來，蹲著用力的刷、很用力的刷，好像能刷出什麼似的。她提著襯衫的領子站起來，覺得一陣昏眩。眼淚終於流了下來。

靜文決定離家出走。她帶了身份證、存摺、護照，還有家里大部份的現錢，其他什麼都不帶。靜文從志穎的桌子上抽出一張白紙，在上面寫：

水雲

志穎，

我很累，我不想要這個家了。

靜文

靜文還沒走出家門之前，她去廚房檢查了煤氣，鎖好了後門，拉上了窗簾，就像平時去上街買菜一樣，可是這次她不會再回來了，她告訴自己。

外面的太陽很猛，像要把她推回屋里去。靜文冷靜的鎖上門，把鑰匙塞在鞋架上志穎的球鞋內，一步跨進那炫目的陽光里。

靜文的家庭很大，有十個兄弟姐妹，除去靜文和她最大的哥哥之外，剩下的兄弟姐妹都像其他豪富家庭的兒女一樣放洋去了。靜文一向怕生，不願意被家里送出國，她的父親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靜文的大哥卻是太早出世，那時靜文的父親還沒發跡，他的年紀比底下的弟妹長了老大一截。靜文家人之間的感情淡得像白開水一樣，要問靜文她的三哥二姐六妹在幹什麼，她可不知道，只知道嘛三哥在加拿大，二姐在澳洲，六妹呢就好像在英國。

靜文是千金小姐，「下嫁」剛剛師訓畢業的志穎，她家里人只是冷漠的彷彿不

知道。她大哥嘴角噙著冷笑說：「家里吃的是什麼，外面吃的是什麼，將來可不要後悔！」靜文的父親說：「嫁雞隨雞，以後安份守己，別污了家聲！」嫁出靜文這樣「普通」的女兒，他覺得像是捐出了一件掛著許久不用的衣服，沒什麼捨不得，只是有點不情願，有點不體面。靜文結婚了，全家人好像在等著看一齣好戲。

靜文沿著路一直走，太陽這麼猛，她卻一直標著冷汗，把她的衣服黏在脊樑上，涼凍涼凍。要走到什麼時候呢？巴士站到了。靜文茫茫然的搭上一架往市區去的巴士。她想去以前去的海鮮樓。

那里的侍者還是同一個人，卻不認得她了。靜文要了貴賓房，那侍者有點訝異，看她單獨一個人，不過還是先給她端上一杯檸檬汁。靜文靜靜坐了好一會，侍者才遞給她餐譜珍貝鮑魚、三百；清蒸龍蝦、三百五，加起來快比得上志穎半個月的薪水了。靜文突然覺得犯了罪似的，什麼都吃不下。

「不要了，我喝這杯檸檬汁就好了！」靜文含糊的說。她不想看那侍者的表情。不知道志穎現在是不是教書教得累了，口渴了沒有？

靜文再一次走進那炫目的陽光里。

水雲

靜文的婆婆不是怎麼喜歡她，像是看準她嫁來以後還是嬌生慣養，還是因為婆婆覺得門不當戶不對，跟靜文怎樣都熟不來。靜文像在她以像的家里一樣，靜靜的，只是不再是「千金小姐」，她每天從早做到晚，一分鐘都不敢懈怠。結婚一年，婆婆挑不出她什麼，大概是累了，搬到志穎哥哥那里住，照顧孫子。可是志穎母親陰沉的神色，常常在半夜滑進她的夢里，像蛇一樣盤纏不去。靜文覺得她一輩子都證明不了自己不是「千金小姐」，她發覺自己像一個沒有身份的人，無論是不是千金小姐，都在遷就人。

什麼都沒有，只有志穎。

不知道志穎會不會開了煤氣忘了關呢？

靜文沿著路一直走，她越來越累。很多人擦過她的身邊，卻沒有人轉頭望她一眼，她覺得不安，只好轉頭看街邊的櫥窗。她看見了一樣東西，毫不猶疑的走了過去。隔著玻璃，有很多花花綠綠的衣飾。那條藍色的領帶多麼適合志穎！還有折扣呢！

靜文買了領帶出來，才發現自己正在離家出走。

整個下午，靜文一直走，一直走。

太陽下山了，路面的熱氣不斷騰起，靜文站在自己的家門前，混身是汗，腳後跟起了泡，膝蓋發軟，她整整走了一個下午了。

「靜文！回來啦？」隔壁的太太隔著籬笆叫她，神色有點古怪。靜文想，不是她的孩子下午又在廳里滑了一跤吧，那孩子挺頑皮的。

「你先生中午好早就回來了，可是卻慌慌張張的問我你到哪兒去了，我說不知道，他騎了摩托車就跑了，到現在還沒回來呢！」

「噢，我有急事，來不及通知我的先生。」靜文匆匆的說。

「不過我看你先生也快回來了，」隔壁的太太關心的推測。

「是啊，快回來了。我先進去了，謝謝你。」靜文一下把門打開，志穎沒把門鎖好，他真的是很慌張。

屋里很暗，矇矇矓矓中靜文瞥見廳里的茶兒上有一張白紙。她走過去一看，還是自己上午留下的出走信呢。「志穎，我很累，我不想要這個家了。靜文」。怎麼看都不像是自己寫的。

靜文走進廚房，扭亮燈，一眼看見了桌上的一袋包子。塑膠袋上還凝著水氣，包子已經冷了，靜文的心卻熱了起來。她把包子一粒粒拿出來，整整齊齊的排在盤

里，放在鍋子里蒸，志穎回來就有熱包子吃了，靜文想。她走了一整個下午，只是因為丈夫忘了帶她去看感冒。

隔壁的太太悄悄對丈夫說：「隔壁的太太一聲不響的出門，害她的丈夫急得不
得了，真是小姐脾氣啊！」



志穎回來就有熱包子吃了，靜文想。她走了一整個下午，只是因為丈夫忘了帶她去看感冒。隔壁的太太悄悄對丈夫說：「隔壁的太太一聲不響的出門，害她的丈夫急得不
得了，真是小姐脾氣啊！」

志穎回來就有熱包子吃了，靜文想。她走了一整個下午，只是因為丈夫忘了帶她去看感冒。隔壁的太太悄悄對丈夫說：「隔壁的太太一聲不響的出門，害她的丈夫急得不
得了，真是小姐脾氣啊！」

志穎回來就有熱包子吃了，靜文想。她走了一整個下午，只是因為丈夫忘了帶她去看感冒。隔壁的太太悄悄對丈夫說：「隔壁的太太一聲不響的出門，害她的丈夫急得不
得了，真是小姐脾氣啊！」

她一直都不明白，怎麼會和王佳林這樣的一個男人走在一起。相貌普通，入色卻不差，而他卻是單身貴族，今年廿六歲，大學畢業，工作三年，年年升職，反觀王佳林，年屆卅四，除了...

海皇的媳婦，挺別緻的名字。王佳林肚裏有點墨水。

街頭三姑六婆話題也熱鬧起來。

「這女人別看她膩乎道，」

「嗚呼！原來是當情婦呢。」

「這些大概都是那男人信口雌黃吧！」

啊！自己的血汗金錢都反...

「當年品學兼優的巨嬰...

「千百遍，被譽為王佳林...

但是物歸原主，每個男人的午夜，門鈴一響，她還在夢也似約打瞌睡，...



一場遊戲一場夢

● 駝峰

她一直都不明白，怎麼會和王俊林這樣的一個男人走在一起。相貌普通，入息跟她差不多。而她卻是單身貴族，今年廿六歲，大學畢業，工作三年，年年升職。反觀王俊林，年屆卅四，除了這些不談，他還是個已婚男士，還有個女兒，叫海珊，海里的珊瑚，挺別緻的名字，至少證明俊林肚里有點墨水。

街頭三姑六婆話題也熱鬧起來。

「這女人別看她駕平治，穿名牌，還以為多高貴，還不是跟個有婦之夫。」

「唉呀！原來是當情婦哦！」

「這些大概都是那男人供的吧！」

呵！自己的血汗金錢都被否定了，她真的不會想過這樣的對白會落到她頭上，當年品學兼優的唐季季怎麼竟墮落為三姑六婆口中的狐狸精。深夜里，也曾想過千百遍，值得為王俊林這樣的一個男人，付上名譽的代價嗎？

但是想歸想，每個週末的午後，門鈴一響，她還是飛也似的打開門，然後為一

水雲

束淡黃玫瑰而歡欣。

臥在沙發上，談著彼此生活的喜怒哀樂，累了，就斟一杯清茶，時間就不自覺的從身邊溜走了。

俊林握著她的手說：

「你的屋子打理得真乾淨，米色的牆，鵝黃色的沙發，一張巨型山水畫，樸素高雅，她就不及你，整天窩在家里，從來不會好好的打理，書本，報紙隨處都是，連衣服扣子掉了，她也不曉得。」俊林把折起的長袖拉下，展示著掉了扣子的袖口。

「她說我是個沒有出息的男人，她嫂嫂換首飾像換衣服般，我當初怎麼會看上一個這樣虛榮的女人，我若早十年遇見你，一切就不同了。」

「我喜歡你的裝扮，明朗爽淨，永遠沒有重贅的首飾，她就偏愛首飾，家里有多少金就全戴在身上。」

那個男人不希望妻子出得廳堂，進得廚房，就像女人都希望自己丈夫體貼又多金一般。但是幾人能達到自己的理想呢？王俊林是個體貼的男人，這是不容她否認的，和他在一起，她覺得很開心。但他是別人的男人，季季不會要求過王俊林離婚

，讓她名正言順的當王太，許多事情還是需要打打算盤的，若王俊林真的離了婚，那女人肯定會獅子開大口，到時恐怕贍養費就足以讓俊林折了腰。呵！愛情何價！太空時代，豈能再活在瓊瑤天崩地裂的愛情夢幻中！

但是，俊林老婆畢竟還是出現了。

那本不是件稀奇的事，她驚奇的是王太與俊林口中的有所出入。她站在門外。「我是俊林的妻子，你可以叫我珍微。」王氏並沒有大吼大叫，嬌小的身材，符合她的名字，微鬆的短髮，身上並沒有重贅的首飾，長得頗為清秀可人。

「我可以進來與你談談嗎？」

季季找不到拒絕的理由。請她入屋，爲她倒了杯茶。

「我十七歲認識王俊林，二十歲那年和他一塊到加拿大唸書，俊林家境不太好，而家父剛巧有點錢，所以就資助他，他是希望未來女婿能夠成材，很不幸的，俊林在校成績還不如我，當時我早已被愛情沖昏了頭，雖然也聽過他一些他的桃色新聞，爲了拴住他，一唸完書我們就結婚了。他就在在我父親公司任職至今，說一句真心話，他實在不是個有才幹的男人，所以起初我聽到關於你們的流言，我並不怎麼認真看待，你是個有條件，才貌雙全的女子，王俊林並不適合你。王氏長篇大論，

無非只是希望季季離開她的男人，季季細聲細氣問了一句。

「那你認爲他適合你嗎？」

王氏聳聳肩：

「我已經是無可奈何的了，廿四歲那年他把指環套在我指上，等我看清他的爲人，我已經有了海珊。適不適合已經無所謂了，只要他不要太過份，就睜隻眼閉隻眼算了，我對他已經沒什麼要求了。」

「你並不如他所說的那麼不堪，看來，他把我當成了你們婚姻的調劑品，自編自導自演了一齣戲。」季季說。

「你是個有才智的女子，一時失策也算不得什麼，我知道你現在可能很難受或許失望，但你終究會遇到一個懂得欣賞、愛護你的男人，若干年後，王俊林這個名字在你眼中只不過是一場遊戲一場罷了！」

季季淺笑，帶點苦澀的。

「是，我的確不會在意這樣的一個男人，日子不會因爲他而失色，只不過少了把聲在耳邊罷了。」

「謝謝你，曾小姐。」王太太起身，「我想我應該告辭了，打擾你了。」

綿綿的細雨，又是這樣的下著、下著。

到底下了多久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干枯的臉皮，已被那細雨打的原本

多少年了？到底多少年了？她想，不管多少年，只要她還在

她，她都不可惜過，任何一瞬間。

她不是喜歡雨，她只是希望，能將她身上的一切罪孽洗去；

野燕，自從母親自殺去後，她就把自己改名野燕。

她，一個富裕家庭中的獨生女，她卻變成了父親與那女人心中的一株野草。

發覺父親有了外遇自殺後，她卻變成了父親與那女人心中的一株野草。

她恨父親，恨那女人，她恨世間

於是，她離開了那父親的家，帶

淚雨

● 女孩兒

綿綿的細雨，又是這樣的下著、下著。

到底下了多久了？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干枯的臉皮，已被那細雨打的麻木了。

多少年了？到底多少年了？她未曾想過，她只是想，不管多少年，只要她還在世，她都不錯過，任何一滴雨水。

她不是喜歡雨，她只是希望，那滴滴的雨水，能將她身上的一切罪孽洗去：
……

野燕，自從母親自殺去世后，她就將名字改為野燕。

她，一個富裕家庭中的獨生女，母親心目中的心肝。然而，自一次母親意外的發覺父親有了外遇自殺后，她卻變成了父親與那女人心中的一株野草。

她恨父親，恨那女人，她恨世間一切的不公平。

于是，她離開了那父親的家，帶了母親余留下來的產業，到了那個地方。

水雲

她告訴別人，她叫野燕，一只到處飛翔的燕，但她的心，卻已沒有燕的純潔。她沒有上班，母親的遺產已夠她一生的揮霍。於是，她早出晚歸的尋找她的目標。

她的目標：她要報復，她要向所有幸福家庭的人報復，以抗議上天對她的不平。

她要毀掉幸福的家庭，她要他們與自己一樣，一樣的似一株草：：：：。

廖俊文從車中走了出來，還未把車門關上，一位年青漂亮的小姐走了過來。

「先生，可以送我一程嗎？」那年輕的女子一手壓著了俊文的車門。

「對不起，小姐。我在趕著辦事。」他關上了車門，向一間百貨公司走去。

野燕並沒有走開，她在那兒等他，她告訴自己，這是她的目標。

不到二分鐘的時間，俊文自商店走了出來，手上拿著一帶食品。

「去醫院嗎？」她又向他逼來。

「是的，你怎知道？」他有點不耐煩的回答。

「看你拿的那袋東西，猜想而已。：：：：：真巧，我也是想去醫院探望一個

朋友。：：：：：方便嗎？」

「……上車吧！」他沒有替她打開車門。

「去醫院探望朋友？親戚？」她打破了沉寂，故意這樣問她。

「不是……是我太太。」他冷談的。

「你太太？她……怎麼啦？」

「是過度操勞吧！又挺個大肚子，院方說要留醫……沒什麼大礙！」

語氣較緩和了一點。

「是這樣……懷孕的婦女，該多休息的。」

他沒有表示什麼，只是向她微笑點頭。

「我是去探望一位朋友的母親，老人家都是多病的。」她自說一場。

「哦……他又隨著進入了沉默中。」

到了醫院門口，他下了車，她也隨著下車。她向他說聲謝謝后就各走各的。

不知過了多久，她終於又見到他從院中走了出來。于是，她也從另一端走了出來。

「真巧！我們竟又見面了……你太太好些了嗎？」她向他迎了過去。

「較好了，謝謝……怎麼？你也來這麼久？」他有點驚的。

水雲

「老人家嘛！總是拉著我不放。」她做出了一副無奈的笑容。

「要我再送你一程嗎？」走到了車場，他問她。

「好啊！這兒接的士十分困難。」她求之不得。

她又再一次坐上了他的車。

「往那兒去？」他沒有望她。

「紅毛丹路二號，順路嗎？」

「這麼巧？我是住在十五號的。」他十分意外的。

「是嗎？真的是太巧了。」……「哦！說了這麼久，竟忘了介紹自己，我叫

野燕。」她說。

「野燕？……：……：我叫俊文。」

「我的名字很奇怪，是不？是我自己取的。」她告訴他。

那一天，他們就在野燕住所門前分手。

回到了睡房的野燕，對今天的成績，昂頭高笑起來。

雖然只是知道了他的名字，但是她是有時間的，不是嗎？她又在鏡前看看自己

，然后又對自己狂笑起來。

又是野燕與俊文約會的時間。這是他們約會的第九次。

俊文在一棵大榕樹下，西方的夕陽正射出一道七彩的艷麗。

他今天要野燕出來，只是要向她解釋，明天他爲什麼不能與她一塊去野餐。

野燕來了，她沒有遲到，她一向都沒有遲到的習慣，不管任何時候。

野燕走了過來，一開口就埋怨道：「爲什麼不能去嘛！前天才答應我的！」

「野燕，我那天忘了明天是我太太的生日，若不是她剛才提起，我真的是忘了。再說，明天又是她的預產滿期。」他解釋道。

「什麼生日不生日的嘛！我不管哦！明天是週日，我一定要你陪我！」她向他撒嬌。

「野燕，下星期吧！下星期一定奉陪！？嗯？」他要求。

見到野燕不睬他，他又苦苦的要求說：「我太太說，頭一胎，她什麼都不懂，

若意外有什麼事，那怎辦？」

「她沒親人嗎？什麼都要你？」她還是背著他。

「野燕，我不是告訴妳了嗎？我是個孤兒，那還有親人？再說我太太爲了和我結合，與家人脫離了關係，所以我們從遙遠的新城到這兒來了。」

野燕不聽他說些什麼，走到了另一棵榕樹下坐了下來。俊文無奈的走了過去，在她臉上親吻一下道：「最多，等事情辦完后我就打電話給你？」然後他又輕輕的用身體推了她一下。

野燕笑了，笑容中隱藏的是那一份將步入成功的喜悅。

次日，俊文打了個電話給野燕，告訴她太太已漆了個女兒，他不能約她出來。野燕沒有再撒嬌，只是問了俊文太太出院的時間。

掛斷了電話，野燕又再次昂頭高笑，她知道，她就即將離開這兒。

俊文抱著初生的女兒，扶著太太從醫院門口走了出來。

正達至車場時，野燕不知從那兒鑽了出來，一手放在俊文的肩上，又親吻了他的臉，撒嬌道：「阿文，她就是你的母親嗎？怎麼這麼年輕的？」

「野燕，你……」

「俊文，她是誰？」俊文話未說完，風柔已打斷他的話。

「柔……」

「怎麼啦？阿文，你不是告訴我來接你母親的嗎？這……這孩子他……」

……他？」

「俊文，我問你，她是誰？她是誰啊？」風柔一手拉著丈夫的衣領，也不管丈夫懷里的孩子在大哭著，雙手不停的搥著丈夫。

野燕見到此景，更大力一手的拉著俊文，俊文的耳邊，嚮起的是兩個女人的尖喊聲與嬰兒的哭啼聲。

俊文沒有機會向太太解釋，只好用力的用身體推開他們，撞出了幾步，大聲道：「你們冷靜一點好不好！」

終于，雷聲過後，兩個女人都靜了。風柔望著丈夫，不管周圍的人已漸漸湧來，滿臉淚痕的道：「我什麼地方對不起你？你要這樣的對我？」……說后闖向人群中。

「柔……妳听我說……」俊文未能說完一包話，只見撞向人群中的太太已倒下。

「柔……」俊文趕了過去。

又是四面白色的房間，床上趟著的是風柔，一隻手被鎖在床旁。

俊文坐在床旁的椅子上，蒼白的臉色望著太太，孩子已在另一個嬰兒床睡的

水雲

香甜。

有敲門聲，一個護士與醫生走了進來。俊文立地而起，捉住了醫生的手道：「醫生，我太太怎麼樣？你告訴我，你快告訴我！……」

醫生給俊文這個舉動給嚇著了，一旁的護士連忙拉著俊文道：「先生，你冷靜一點。」

醫生壓著了驚，解釋道：「先生，你太太她剛剛生產，又受了刺激，……：初步檢查，我們發覺她精神有點分裂……：必須好好休息，萬萬不可再受刺激。」

醫生替風柔檢查后又出去了。俊文又呆坐在椅子上，咀里反反復復的唸著野燕的名字。

忽然，他跳了起來，向門口衝了出去。……

野燕正在家中收拾行李，計劃的成功並沒有遮住她內心的傷痛。

她原是善良的，只是世間的事物改變了她的一切。昨夜她由醫院回來，在鏡前狂狂的笑了一場，續著又傷心的哭了起來。……

客應中傳來匆促的腳步聲，房門碰的一聲，俊文出現在她眼前。

她沒有望他，她還是那樣慢慢的，收拾她的行李。

「爲什麼？……爲什麼？……」是俊文痛楚的聲音。

「因爲我也要你們知道，風流與失去親情的滋味是如何的……」她坦白的告訴他。

「所以妳就來破壞我們？……這都是妳一手的計劃？……他發育的臉。」

「是的……現在我的計劃已經成功了……她淡淡的說。

「啪！」的一聲，野燕的面頰被俊文摑了一把，狠狠的。

「現在，你可以走了吧？……」麻痺的臉，但她沒有反應。

俊文奔出了野燕的家，奔到了車前，一剎那間，車子已消失在那遙遠的公路上。

野燕還是呆坐那兒，俊文的那把掌，摑在她的臉上，但實實在在的，卻摑在她的中心。

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后悔了，但她卻不想挽回。挽回？她吃吃的笑了起來，臉上又現出了潺潺的淚水。

水雲

。明天，明天她將離開這里，到另一個遙遠的地方去。她在心底這樣的告訴自己。在這不十分熟悉的飛機場，她向食堂走了過去，顧客是這麼的擁擠，空桌已經沒有了。

她在一個單客的座位上坐了下來，那位客人放下手上的報紙向她一笑，她也回報了一笑。

忽然，她似發了瘋的野狗，猛地把桌上的報紙拿了起來：「又一宗車禍：：：：：年青人：：：：：不幸喪生：：：：：」

當她見到廖俊文這三個字時，她整個人已奔出了食廳，奔向來來往往的車子，奔向那衝過的士：：：：：

野燕望著那痴笑的風柔，院方說她將在幾天后被送往最近的精神病院。再回想剛才被白布包起的俊文，她重重的跌在地上，腦子現出了父親與那女人，：：：：：：那女人：：：：：自己：：：：：有什麼分別？？？

于是，她告訴院方，她是病者與死者的唯一親人，她領回了俊文的女兒，留在

〈水雲〉編後話

〈水雲〉是中華文藝社第四屆常年文學獎入選作品的合輯，從一九八九年，開始主辦常年文學獎以來，每一屆入選作品都編印成冊，每逢編撰這些作品時都有翻閱舊相簿的喜悦，每一篇都錄下作者的心影。做這件事是一種莫大的福份，畢竟這種機會不是每個人都能享有的。

這陣子，新詩由繁入簡，再三捧讀仍莫名其妙作品已不多見，散文還留連在緬懷故人舊事，不捨離去，小說卻上窮碧落下黃泉，努力地在探索，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即是以本土的人、事、景、物入文，這是應該給予肯定和掌聲的。但我相信作者們絕不會滿足於僅僅重現歷史，或者著意在做講古人！因為有人已經往思潮和理

論方面去另覓天地，希望能從現在的束縛脫身走出，也許這是我們文學胚胎孕育成形的徵兆。

資訊傳遞快捷，讀者視野也開拓了，對閱讀材料的品質要求也日益提高，作者是需要更嚴肅，更誠懇的自我要求。五四運動時，朱孟實已說：文藝大致已離開「自然流露」而進到「有意刻劃」的階段。七，八十年後今天，我們更應該如此，變成有意識，或者說是有企圖的思維活動，讀者有心，作者豈可無意？藝術創作思維若能如「天際云霞萬變，心湖漣漪競生」，作品才能推陳出新（水雲）取意即於此。

有人說，這裡沒有文學的環境，這裡確實是沒有香港，台灣和中國大陸完整的中文教育，如果能客觀些，平心靜氣的觀察我們的周遭，動蕩不安的華教剛得苟延喘息的機會，此皆拜中文今天的經濟價值所賜，但這并不表示此後將艷陽高照，我們寄居海隅，雖然有某方面的遺憾和欠缺，其實也未嘗不是一塊培育文學的福地。蜘蛛結網就喜在當風的屋檐下，縱是暴雨疾風，蛛網一破再破，仍然百補不輟。因為這裡才能捕獲愛迎風招展的彩蝶。

末了，詩巫中華文藝社向諸位評審致謝：新嘉坡的槐華，古晉的田思、陳蝶、梁放、黃澤榮，詩巫的孫春富、房年勝、蔡增聰，也藉著他們給予的鼓勵，我們又邁進另一年頭。

黃國寶 謹識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天翻地覆萬變，心機變換無窮」，此語誠然。本會下屆新刊出版（本會）本
全國的恩德亦使，對本會
「子丁八十平對公美」，其門
實心結：大發大誠日新開「自然新學」而出版「音樂快慶」由網別
詩詞，計未及需要及風畫，更結聯的自與是事。五四運動起，未至
資結新學對對，前春風裡也開其，換開新林林由品實美果也日誌
文學胡胡年育法學由胡胡
做衣而去民良天賦，各望謝對與為由東就胡良交出，也皆彭長庭門



水

四屆常年文學獎入選作品合輯

雲



拉讓盆地叢書